

斥新战争的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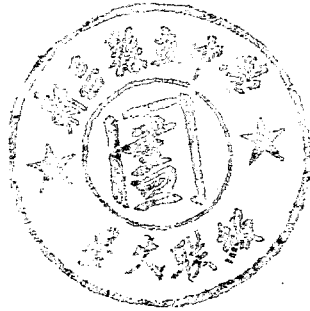
維辛斯基



時代出版社

維辛斯基

備準的爭戰新斥



徐會群
徐會群
徐會群

時代出版社

578.183
153-7

關於譴責新戰爭的準備與主張五國

締結公約以加強和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聯大政委會上的演說辭

(一) 五國對和平應負主要責任

我認爲必須首先請大家注意這幾天來在政治委員會中關於蘇聯提案所發生的辯論的特質，這種特質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反對蘇聯提案的那些代表們，他們的演說具有極端有傾向的偏見，其中包含許多歪曲的見解，對蘇聯和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加以惡意的攻擊。

在這些演說中積疊了許多問題，然而和蘇聯政府關於譴責新戰爭的準備與主張五國締結公約以加強和平的提案沒有絲毫的關係，我們的反對者的真正陰謀，使人一點兒也不用懷疑的，這些陰謀是在於轉移輿論對於我們所遭遇的許多主要問題的注意，這些問題是需要他們解決的，因爲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就不能消滅籠罩全世界的新戰爭的危險。

若干演說者們反對蘇聯政府主張五國締結公約的主要提案，認爲一切國家——聯合國會員國——對和平都應該負責任。這自然是不錯的，因爲沒有一個國家——聯合國會員國——可以卸去對挑撥和準備新戰爭的責任以及對和平的責任；但是關於這一個問題，不管在這裏怎樣說法，都是應該由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對和平負主要的責任，這種責任之落在它們身上，正是爲了它們憑藉它們的國際地位在國際關係中起着特別的作用。爲了這一個緣故，我們必須堅決反對企圖低估五大國對和平負責的程度，反對企圖藉着談論各國——聯合國會員國——的平等責任而卸除大國的責任，而真正的、主要的、最應該負責的，便是大國。大國的這種責任，事實上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推卸的。否認這種責任，或者用盡方法低估它，或者躲在一切國家——聯合國會員國——背後的那些人們，不但證明它們不願負這種責任，並且也證明了它們不願採取爲了鞏固和平與各國安全而必須採取的一些有效的措施。

關於這一點，首先要提到美國代表在這個問題上所發表的演說，他的演說除了企圖阻撓採納蘇聯的提案，除了企圖阻撓採納爲了反對新戰爭和爲了鞏固和平的措施以外，是沒有其他意義的。

奧斯汀先生在他的演說中強調說：蘇聯代表團提出新戰爭宣傳和準備的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是實在的。然而如果對於這一點發生疑問的話，那麼這至少證明了兩件事實。

第一、這證明了多年以來，在若干國家，首先在英美兩國，所進行的戰爭宣傳並沒有停

止，而最近關於新戰爭的宣傳發展得越發厲害了。

第二、這證明了我們堅持不變的力圖喚起大會認真想出鞏固和平的辦法。這證明了蘇聯真正採取一貫的路綫，不但對戰爭的宣傳者，而且對新戰爭的準備者奮鬥到底。

奧斯汀先生，這就是事實上證明了閣下，美國代表，被迫每年要聽取我們關於和平的提案。

(二) 美國軍國主義者們竭力隱瞞新戰爭的準備

奧斯汀否認美國正進行新戰爭的準備。否認是不夠的，必須證明的確不在進行新戰爭的準備。我已經列舉過若干事實，若干真憑實據，證明了的確在進行着新戰爭的準備。也許已經陳述的事實是不夠的罷，奧斯汀先生也許以為這些事實並不足以證明什麼罷？如果是那樣，奧斯汀先生就該來證明一下。但是，他並不會作任何嘗試來證明什麼，來指明我們提出的證據是怎麼樣不能成立的。並不會提出一件事實來反駁我們已由許多資料加以確證的論斷。

奧斯汀先生會反駁布萊得雷將軍所發表的關於戰爭的狂妄的聲明嗎？他曾反駁美國國防部長約翰遜的狂妄的言論嗎？但是，這些人並不是美國政府機構中渺不足道的人物，這些都是美國政府的官方代表人物呀！人們可以預料得到，奧斯汀先生會替這些狂妄的演說加以某

種解釋，他會這樣說：「你沒有正確地理解布萊得雷將軍所說的話，」或者會說：「他根本不會說這句話，他心中根本不會這麼想，他諍的是另一回事，你曲解了，你誤會了，所以你的證據是不能使人相信的。」

關於這一類的話，奧斯汀一句都不會說起。他保持緘默，假裝令人猜謎的埃及獅身女面的怪物——順便說一句，我對那種獅身女面的怪物並不羨慕——現在不是奧斯汀先生，而是獅身女面的怪物了。而奧斯汀先生索性把這一切事實當做耳邊風。

我並且指出過這類事實，例如美國軍校中開辦特別課程，名稱就叫做「對蘇戰爭中特別戰略教程」。這種教程，不是在什麼別的地方，在什麼瘋人院或半癡半狂的人們的什麼俱樂部中講授的，而是在瑪克斯維爾·菲爾德的軍事學校中講授的。現在，我要問：這也許是正確的罷？不，這是的確的，奧斯汀不能否認，而且也不會否認。

整個反動的美國報紙，在狂吠，在咆哮，大吵大鬧的要喝蘇聯的血。奧斯汀保持着很安詳的冷靜態度，彷彿實際上沒有發生過這一回事似的，彷彿這種報紙是在唱着獻給蘇聯的情歌節奏似的，彷彿並不會發表什麼卑劣的誹謗文字，和明目張胆的號召對蘇戰爭的言論似的。

你們要求舉出事實來。而我們已經把這些事實舉出來了。如果這在你們看來還是不夠的，那麼，我們就將再舉出一些事實來。

奧斯汀見到我們的提案表示露骨的不愉快。一般說來他之所以不滿意，是因為我們說出了真情實況，因為我們老實實將備戰稱為備戰，因為我們老實實將戰爭販子稱為戰爭販子。奧斯汀之所以不滿意，是因為我們名正言順的用各自本來的名稱來稱呼事物和人物，他露骨地說謾罵不能促進建設性的合作，挑撥不能成為對友好合作的一種貢獻。

當美國軍國主義者們公開地煽動反蘇戰爭的時候，奧斯汀先生還能談什麼友好的合作呢？除非挑撥這字眼兒對美國軍國主義的諸位先生們的行為可以適用，奧斯汀先生還能談什麼挑撥呢？

奧斯汀說 蘇聯提案是專為抨擊美國和英國準備新戰爭的。是的，正是這樣。我們在我們提案的開宗明義第一句中就這樣說明了。我們曾在九月廿三日的全體會議上這樣說明過。我們會於十一月十四日在這裏複述過，今天，我再這樣複述一遍。

有人對我們說——這是個很嚴重的控訴。是的，是這樣。但是，這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控訴。你們說——這樣我們就必須變成一個法院，並必須檢查這些事實。我歡迎這樣辦，但是我不能同意，例如，像祕魯代表所作的那種言論，他不舉出任何事實，他却侈談他的外交經歷，他作為外交家的絕妙經驗，他天南地北的侈談一切，但對於有關我們的提案的本質，却隻字不提。這不算對於事情的檢查，不是對於事實的研究，而你們，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無權以高等法庭自居，來審理具有國際重要性的事情。

各位先生們，誰要作這種事情的判官，就必須檢查事實，而不應避免檢查這些事實。對於那些自以為代表了此間多數派的人們，這也是無濟於事的，在這個會議廳的四壁外面的多數派，在——東方的和西方的、南方的和北方的——各個國家裏面的多數派，密切地注視着在這裏，在這會議廳裏，在各委員會裏和在全體會議裏所發生的一切。

我們會答應要提出更多的事實，我們將要這樣辦，但是我們也有權提出我們的要求，這個要求就是必須清算我們已經提了出來的事實。你們漠視它們。你們說——給我們舉出其他的事實罷。我們將向你們舉出其他的事實，但是，我要向我的批評家們說：你們該留意，我們將記住，你們不會清算這些事實，你們對我們負着債務，你們故意對這些事實一言不發。因此，你們已表明了這些事實到底意味着什麼，它們具有何等的斤兩。

那麼，讓我們來談談事實罷。這些事實表明了：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無需乎把他們全部一一列舉出來——的反動集團正準備着新戰爭。在這方面美國的統治人士起了主要作用，他們公開地支持新戰爭的準備，這不僅表現在宣傳方面，而且更表現在軍事預算的激增，表現在軍備競賽，表現在具有準備戰爭的特定目的的各基地的部署，表現在組織具有實現戰爭的特定目的的集團方面。

我們有些什麼事實呢？請聽吧。

一九四五年九月間，美國海軍部副部長韋塞爾，在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陳述該部的見解

稱：美國必須確保獲得環繞太平洋的龐大的戰後海軍基地的環帶，包括從前屬於英國的基地在內。而且真的，根據至今還不會有人否認過的可靠資料，在全部戰爭過程中，美國在太平洋戰場構築了各種大小和各種類型的基地共二百五十六處，在大西洋戰場構築了陸軍，海軍和空軍基地二百廿八處，這就是總共有四百八十四處基地。自從那時以來，這些基地的數目又增加了。

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間，倫敦方面曾發表公報，證實英國境內有美國超級「飛行堡壘」的永久基地，在這些基地上駐有九十架美國超級「B二九」型「飛行堡壘」，共分為三個戰略轟炸機隊。美國前空軍司令斯巴茨將軍那時為的打算唬嚇一下神經衰弱的人，曾誇口說：這九十架美國轟炸機，發揮出原子火力的威勢來，足以抵得上一萬九千八百架超級「飛行堡壘」！

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就是最近，「紐約時報」會刊一則電訊稱：英國政府經過廿四小時的嚴重考慮後，已終於在十一月三日同意接受美國的提議，將七十架美國「B二九」型轟炸機運交英國。這些轟炸機不久就將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的條款規定，作為軍事援助方案的一部份，送到英國去了。「紐約時報」指出：英國政府經過冗長討論後才採取上述決定，在討論過程中，參加討論的皇家空軍的高級軍官、航空部和內閣國防委員會的官員們對於接受美國這些飛機的是否得策，意見頗不一致。

這些不能辯駁的事實說明了什麼呢？首先，它們說明了英國對自己沒有信心，她承認她在軍事上的弱點，她把國家的命運交給美國武裝力量的手裏，因此也就是交給了指揮這些武裝力量的人們的手裏。不但如此，這證明了規模浩大的陸空軍的力量已經集中在英國，而英國已經變成了美國的軍事基地，從那裏就容易到達進攻的目標了。在這個問題上打算的是什麼呢？一萬九千八百架轟炸機（發揮原子火力的）是打算進攻什麼國家呢？進攻誰啊？法國嗎？比利時嗎？盧森堡嗎？西德嗎？瑞典嗎？挪威嗎？到底打算進攻誰啊？你們沉默了，你們用你們的沉默答覆這一切了！奧斯汀、麥克奈爾、和他們其他絕大多數的朋友們——北大西洋公約的會員國家——所發表一切演說都是必要的，因為這些演說可以把準備進攻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說成爲合理的事情，美國在其他國家的領土上建立它的基地，這些國家包括了英國在內，而同時却在指責蘇聯準備武裝進攻。這是說明了建立軍事基地的國家不準備進攻，而不建立軍事基地的國家，倒在準備進攻了！可是人總是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呀！正在武裝的人們都是愛好和平的人們，他們都是和平的創造者；要求裁減軍備的人們，要求締結鞏固和平公約的人們，這些人反而都是真正的侵略者了！然而你們覺得有人會相信這種邏輯嗎？你們覺得這種邏輯會說服任何一個人相信任何一件事情嗎？

我們再繼續說下去。在一九四八年，『紐約時報』發表了尼科西亞（塞浦路斯島）的通訊，說塞浦路斯島正在被英美兩國人變成一個重要的戰略根據地，據這一篇通訊的記者說：

這一個戰略根據地必需變成反對蘇聯擴張的一個支點。這就意味着塞浦路斯島已經被包括在進攻蘇聯的體系以內了。

『紐約時報』的記者同時報導說：雖然塞浦路斯島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是目前正在擬定計劃，把塞浦路斯變成反蘇的堡壘，放在英美兩國共同管制之下，或者不如說放在美國管制之下。

全世界人士都知道，美國參議員兵役委員會主席參議員格爾尼，曾經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和佛朗哥會晤。『每日郵報』駐馬德里記者報導說：爲了給與美國軍事基地，佛朗哥要求准許西班牙加入聯合國，並且要求把給與馬歇爾化各國的一切利益也同樣給與西班牙。

我們所以延緩若干新國家加入聯合國的理由，現在當然大家都很清楚了。理由是：英美兩國企圖用一切方法首先把葡萄牙、西班牙等國拉入聯合國來，我們不妨坦白說：它們如果加入聯合國，對聯合國將沒有絲毫的益處。重要的還不是這一點，重要的是在全世界國家的背後做買賣。買賣是：『給我們軍事基地，我們將准許你們加入聯合國』。

據美國報紙的消息，國務部現正設法從佛朗哥手裏得到使用加的斯、喀他基那、瓦倫西亞、巴塞羅納、和赫爾瓦等港口的權利，擴充現有的軍用飛機場的權利，建築新飛機場的權利，特別是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在高原地方，在國家的內地，在達魯尼亞和亞拉崗尼亞等地。該報坦白指出，美國還關心另外一個巴利阿利羣島，想把它掌握在美國武裝力量的手

裏。

據可靠的消息：早在一九四七年，美國就和西班牙簽訂了一個祕密的協定，根據這一個協定美國有權在西班牙的領土上建立十三處軍事基地。在『世界大勢報導』月報上也發表了類似的消息，該項報導說：美國同時在葡萄牙也成立了協定，得到在葡萄牙本部建立七個基地和在葡萄牙殖民地建立五個基地的權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聯合社發表消息說：美國正在擬訂計劃，要在北極的心臟建立前進的空军基地，並說明了美國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這證明了：它需要這樣做的緣故，是因爲飛機在橫渡北極作戰的期間可以在那裏補充燃料。

誰不能請你們告訴我，橫渡北極作戰是針對着什麼國家呢？是針對着瑞典、挪威、丹麥、冰島嗎？橫渡北極——這些行動對什麼國家有效呢？對於作戰，這種龐大的行動是必要的；如所週知，軍事基地、數百架飛機、原子彈等，這些便是美國蠻武主義者們最後的希望。

有人否認這個聯合社的報導嗎？這個報導上說：他們編輯們碰巧得到美國空军部消息，美國空军部關於在邁因州的里姆斯騰地方建立重轟炸機基地的計劃和預算，該項消息說，典型的北極作戰行動，需要從美國空军基地起飛的飛機在北加拿大、格林蘭，甚至北極的冰地上補充燃料。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別的事實來，證明不安的情緒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證明關於用各種和平的和愛好和平的辭句做幌子而準備新戰爭的說法，是有充分理由的。

最後，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向全世界的輿論界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爲反抗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而建立上述的軍事基地，爲什麼現今還保留下去。爲什麼不但把它們保留下去，並且還組織新基地？這些基地是打算對什麼人的？這些基地負着什麼和平的任務嗎？

應該承認，直到現在，我們或者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得到美國對這些問題或者對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的明白的答覆。

我們不能把我們從美國代表們——文約和武的，以前和現在的參議員們嘴裏所聽到的演說，作爲對這些問題的一個答覆。你們知道嗎？這些演說中說到軍事的真空地帶必須充實起來，因爲物理學定律說自然是憎恨真空的。這些演說中說到需要互助、防禦，而人人都知道沒有人打算進攻美國，或者打算進攻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的其它國家，因此它們不需要防禦任何一個國家。

(三) 北大西洋聯盟——侵略工具而非和平工具

奧斯汀在這裏竭力想使我們相信美國推行愛好和平的政策。在他的演講中引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聲明來作證明，據他說，北大西洋公約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實現聯合國的首要目標，即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奧斯汀還引用了這個聲明中的那一段，其中說：北大西洋聯盟是只限於反對戰爭本身的一種聯盟。他引證這段話時，還說到（我引用他的話），美國的政策，專以通過聯合國來確保國際和平與安全爲目的，而使武裝力量除了爲共同利益使用外，不被濫用於別的方面。奧斯汀還進一步斷言，美國力求使武裝力量屬於聯合國，像憲章中所規定的。

奧斯汀大言不慚的說，美國的外交政策是愛好和平的政策，是反對戰爭和軍事賭博的政策，是以鞏固和平爲目的的政策，而這就是他向我們保證的。

這與實際情況相符嗎？不，就因爲這個緣故，那是不相符的。我用奧斯汀先生本人的論據來說，他曾告訴我們，因爲聯合國憲章已經包括了加強和平的義務，因此不需要再締結五國加強和平公約。但是，你既然認爲憲章中規定的這些義務是存在的，爲什麼仍舊簽訂了北大西洋公約呢？難道這還不清楚嗎？這樣的論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如果說，儘管有聯合國存在着，而聯合國這個組織是由五十九個國家組成的，依然可能有一個北大西洋公約，即使說是最具有最愛好和平的目的，也只是十二個國家的公約，那麼，爲什麼就不可能有五國公約呢？爲什麼要認爲這是違反聯合國原則呢？我必須聲明，關於北大西洋公約具有和平目的的一切談話，都不值一駁，關於硬說北大西洋公約是通過聯合國爲共同利益服務的話，也都不值一駁。這些話與實際情況不符合，因爲聯合國並未同意建立北大西洋聯盟。你們組織了沒有我們參與，沒有許多其他國家參與的這個聯盟，而這是當

然有其充份理由的。因為這個聯盟正是針對着我們的。

奧斯汀拍着胸膛，硬說一切都是爲了和平，並且只爲了和平，又說北大西洋公約絕對不追求任何軍事目標，並引證事實，說蘇聯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也締有公約。

但是這些公約是爲的防止將來可能有的德國的侵害，而這種侵略在將來對於我們也仍將是實在的危險和威脅，因爲特別由於美國、英國在德國西部佔領區中的政策，德國的贖武主義，至今猶未消滅。不但這樣，它還受到鼓勵。西德正變成了這個北大西洋公約的未來參加者，而其結果勢將成爲可能對其他國家、對蘇聯及其友邦實行進攻時的橋頭堡。

如果說北大西洋公約是爲了和平的，那末，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何必要阻撓擬訂成立聯合國武裝力量的步驟呢？爲什麼積四年之久，我們還不能就聯合國武裝力量部隊問題達成諒解，就武裝力量組織的素質與數量上的原則達成諒解呢？

如果說：美國政策是像你所認定的，真是以通過聯合國來確保和平與安全爲目的，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又如何可能在聯合國之外，甚至在與聯合國競爭的氣氛中，成立像北大西洋聯盟這種組織呢？在這兒出席的五十九個國家之中，有十二個國家是參加了這個聯盟的，除了這一點以外，聯合國和北大西洋聯盟有什麼關係呢？奧斯汀先生，你有什麼權利來說：北大西洋聯盟是通過聯合國，並是使聯合國的武裝力量除了爲共同利益使用外，不作其

他用途而成立的呢？當運用北大西洋聯盟的武裝力量時，它們是爲了誰的『共同利益』而加以運用呢？這些『共同的利益』將是誰的利益呢？十二個國家參加了這個聯盟，五十九個國家參加了聯合國，而且還有十來個其他可能參加聯合國組織的國家依然在這個組織的外邊。由這十二個國家指揮的、或者更確切些說：由操縱這一切事情的一個國家——美國——來指揮的武裝力量，將爲了誰的『共同利益』而加以運用呢？單是這一點就足以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美國的政策，是追求着與奧斯汀先生在此地所說的完全不同的目的，讓我們在這兒說一句，是追求着由指揮美國軍事事宜的，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布萊得雷和約翰遜及其他等人更有威風地、更具有權威地說起過的那些目的。

（四）代替國際管制的是美國的優越權

奧斯汀不滿意蘇聯提案中的第二項，這項論到禁止原子武器和由國際實行禁止的實際措施。

此刻變成了真正詩人的奧斯汀先生，他在這個問題上說些什麼呢？他說：這一項裏動人的句子聽起來是多麼甜蜜；這是被荆棘環繞着的人造的樹枝；最後，這是關於和平的堂皇的言論，而聽起來像是戰事一般。這不是參議員所想出來的話，而是真正的詩人啊！然而除此以外，關於第二項的本質他說了一些什麼呢？我敢說，如果人們拋棄這一切口頭上的裝飾，

拋棄這些在詩句的形容上所做的苦心的企圖，那麼剩下來的只是奧斯汀先生的激怒吧了。只有用這種激怒和失去自制的狀態，纔可以說明奧斯汀的全部演說。他在演說中硬說我們無視大會的結論，即：只有把一切危險的原子物質和一切製造與利用的方法交給一個國際機構的手裏纔可以有效的禁止原子武器，這種機構，被美國代表們稱做國際合作機構。

然而這也是不合現實的。是我們無視大會的決議嗎？相反的，我們已經把它徹底分析，並且證明：要求把一切原子能的原料都擁有這些原料的一切企業放在所謂國際機構的手裏，無論根據財產權或者所有權，都是我們不能接受的。而且我們已經說明了我們不能接受的理由。所有我們的反對者們，都被一件事實激怒起來。那：我們保衛國家的主權，我們反對把國際管制機構變成美國的超級托拉斯。我們已經把這全部事實說成爲關於司法觀念的學理上的空談。然而我們的爭論點是毫不含糊的。我們已經在這一章舉出以艾奇遜爲首的代表團在一九四六年提出的備忘錄，我會舉出其他許多文件，特別是巴爾納德先生所發表的聲明，奧斯汀先生一定是熟悉巴爾納德先生的。這一章聲明顯示出在這個提案中關於把原子能資源移作國際管制機構的財產以及反對我們提案的全部底細，這些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說明，然而如果把它們說個清楚，那些使我們分裂的各種歧見的造因，就會完全消除了。

然而這也沒有做到。把各國的原子能資源，擁有原子能材料的一切企業，和所謂有關的工業的一切企業——五金、化學等，以及全部科學研究都移作這種國際管制機構的財產，把

所有這一切都移作這種機構的財產，我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就意味着把許多國家的整個經濟制度變得麻痺，特別在那些國家，在它們國民經濟的發展上動能起着決定的作用，而原子能更起着特別的作用。

讓我們拋開主權的問題吧。像你們在這兒所說的，讓它成爲陳腐的、古老的、某種封建的、中世紀的學說吧。你們所說的這一切當然都是不對的，然而讓我們拋開不管吧。讓我們擺脫法理學者們的束縛，從國家和民族生活的觀點出發吧，從這個觀點上，我們也需要反對美國的提案，反對把原子能的資源和企業移作這種管制機構的財產，因爲我們不能容許依照美國的計劃，使一個國家的全部經濟服從這一個機構的管制，這一個計劃是免不了有缺點的，就連這一個計劃的製訂者也親口承認了。

此外，把原子能資源移作這種管制機構的財產，並沒有任何必要，這可以被看做一個確定的事實。這是美國人自己說的。這種計劃和這些提案是沒有任何理由的，除非力圖攫奪原子能的全部機構，儘它集中在一個人的掌握裏，而變成一個獨佔資本家，去支配任何國家經濟發展的路綫和國家發展的路綫。這一個爭執的問題並不是國家主權的學說，雖然也是多半和國家主權有關的。我們決不能否認主權，關於主權的問題我們在這裏也不是今年纔聽到的。這一個爭執的問題對於一個國家有重大的利害關係，只有在這一方面毫無所失的國家纔沒有選擇，或者只有那些國家，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當它們被迫去喝最後一滴苦酒的時候

而處在不能反抗的地位，它們纔沒有選擇。

但是我們並沒有處在這種地位，我們從來而且永遠不會處在這種地位。我們有充分的力量和方法去保持我們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我們充滿信心地望到將來，因為我們的背後有一個偉大的過去，而我們的現在却是由蘇維埃人民的天才創造出來的一個偉大的現在。我們將要推翻企圖使我國服從外國資本家組織管制的任何計劃。

很明顯的，在這兒我們有了兩個陣營。每一個陣營都有它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們不找出一個達到協議的途徑，那麼我們的合作當然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我們能夠找出這樣一條途徑嗎？當然是能夠的。以後論及在這兒所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時：關於戰爭和兩個制度的存在，關於合作的可能性，關於我們偉大的導師列寧和斯大林之言論，關於我們的導師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言論，到那時，我將特別證明這一點。先生們，一點也不錯，我們是被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指導着和鼓舞着的。我們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面，因為這是科學在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中最大的成就，因為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途徑。我們的事業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烏托邦的基礎上的。現在我要說到蘇聯的提案，說到我們批評家的批評誠懇的程度了。

蘇聯的提案是非常妥善的。我們關於原子能的提案反映在第二項裏。

蘇聯的提案，歸納起來便是這樣的一個提案，即：大會指導、監督、和建議原子能委員

會莫再就擱下去，而進行實際的措施去禁止原子武器和設立嚴格的國際管制。在真正關心這件事情的人們眼裏，這種提案對事情會有什麼妨害或者傷害呢？採納了這個提案，就會取消原子能委員會的義務或者任何其它相應的授權機關的義務，使它們不能着手擬訂禁止原子武器和管制的實際措施嗎？然而，我偏要說，昨天在特別政治委員會中採納而在大會中必然會通過的那一個關於原子能的決議，將有同樣實際的重要性，和大會中以前關於這一問題的一切決議一般。這是什麼呢？就是一點重要性也沒有。這樣說法決不會錯的。

在這兒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空話而是事實。我們只向第一政治委員會提出一個請求，並且通過它向大會提出來，即：採納一個應該解決實際工作的決議。如果你要禁止原子武器，那麼就下令擬訂實際措施好了。但是你不願意用下令擬訂實際措施的方法這樣做去。這就使我們有權向全世界聲明：你不願意禁止原子武器。上面列舉的艾奇遜先生代表團的報告，可以作為證明。你們替這一個計劃辯護的人們，正在打算着把這個報告蒙混過去。然而你們是不可能把這個報告蒙混過去的，因為艾奇遜先生的信中坦白地說：『我們已經把管制計劃擬訂出來了。但是，參議員先生們，你們莫要認為採納了這一個計劃以後，美國就受了約束而不得不停止製造原子彈了。不，美國根本是不會受到這種約束的，還要由國會依照高級的政略去決定這件事情。儘管這是一個國際管制的計劃，可是我們要用我國憲法上的程序去解決它。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願意保持這些原子彈並且增加它的儲藏量的話，我們就可以在參議

院裏依照我們自己的意願去投票。」不但如此，從上述的報告中，很明顯的，正如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利倫紹爾所說，委員會的主要注意力，不在於想出停止生產原子武器的方法，而在於把原子彈積聚得越多越好。早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利倫紹爾的委員會就感到：別的國家在生產原子彈方面也能够和美國競賽的時辰終久是要來到的，歷史的鐘聲終久會敲響的！這一個時辰確實已經來到了，而且來得比美國的星相家們所估計的時辰還要早幾年哩。

現在，我們力求着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對實行禁止的國際管制。我們收到一個計劃，可是這一個計劃除了滿足那些既不願禁止也不願管制的人們以外，却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滿意。相反的，我們得到保證，說他們——我們的批評家們——也是主張禁止和管制的。我們說：「好啊！那麼讓我們用實際的措施在一起工作吧。於是我們又得到了答覆：『這樣是沒有用處的！還是接受我們的計劃吧。』我們說：『你的計劃一點好處也沒有。』這不但是我們說的。你自己的代表們，比方說，奧斯汀先生就會經這樣說過，你拒絕了我們的提案，這就把你充分暴露出來了。」

奧斯汀先建議第一政治委員會拒絕我們的提案中的第二項。爲要這樣做，他指出一件事實，即：特別委員會曾經審查原子能的問題。然而這却不能阻止政治委員會接受我們的提案；擬訂關於禁止和管制的實際措施的提案，雖然特別委員會沒有考慮或者採納了這種提案。在我們草案的第二項中所擬訂的這一個提案，只有對促成這一項工作不感興趣，對禁止

原子武器不感興趣的那些人們，纔會要求拒絕的。

(五) 英美批評家企圖欺騙輿論界

現在稍微談一下奧斯汀先生提到的其他問題——關於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波蘭的選舉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被挨次硬拉扯到這兒來，爲的是轉移公衆對於蘇聯政府加強和平提案的注意力，爲的是欺騙輿論界。我的波蘭同事已經答覆了有關波蘭的問題。我要對奧斯汀在這兒所說的關於其他國家的話稍微說幾句。

首先，我要回憶一下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說過的話，在我們討論硬誣賴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政府侵犯所謂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問題時，關於這一切我們已經說得頗爲詳細。我們列舉事實，你們却只表決。我們列舉事實，你們却一言不發。但是波蘭代表團團長威爾波洛夫斯基，已恰合時宜地喚起大家注意希臘的選舉，希臘舉行選舉時曾發生欺詐和舞弊的情事。真的，這是一個事實，國際監選委員會的委員，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因爲揭穿了這些舞弊情事，會被逐出這個委員會。奧斯汀和麥克奈爾把這一切都略而不提，一味對人民民主國家的選舉妄加冷嘲熱諷。奧斯汀竟認爲，把那無稽之談複述一遍是很得體的，就是武斷說我曾在二九四五年向羅馬尼亞國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在兩小時零五秒鐘之內提出答覆。奧斯汀是從那兒得到這麼精確的情報的？是不是從廢王本人那兒？我們也許應該把這位

廢王請到此間來質問一下吧？

事實上，當然不會有過任何一種的最後通牒。倒是有過拉德斯哥將軍的陰謀，少數幾位將軍——希特勒特務的叛國陰謀。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間。那是正當紅軍激烈戰鬥向柏林打去的時候，正當拉德斯哥和其他賣國賊陰謀破壞紅軍後方的時候。在那種情況之下，必須促使廢王注意已發生的形勢，並建議以博得羅馬尼亞人民信任的政府，來代替拉德斯哥將軍的政府。於是就這樣做了。拉德斯哥將軍提出辭呈，就被接受了。拉德斯哥將軍立即躲到布加勒斯特的英國大使館去，後來，大家都知道，他跑到了美國去，現在他還在那兒，和陰謀顛覆羅馬尼亞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其他賣國賊和冒險家們一夥。

如果要談到這個問題，那麼，就必須憶起，也正是在一九四五年，根據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的決議，由鄙人，英國駐莫斯科大使凱爾，和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哈里曼組成的一個委員會會訪問布加勒斯特，並且就是和那一位廢王米哈爾以及羅馬尼亞政府進行談判，要使葛羅查博士政府增加蘇倫黨和自由黨的兩個委員，這也實現了。

由此可見，美國和英國不但沒有反對葛羅查博士的新政府，而且像我們所見到的，曾經幫助它，採取一些步驟使它鞏固起來。那麼，奧斯汀在這兒散佈的關於最後通牒、關於拉德斯哥將軍的『合法』政府，根據蘇聯政府的指令，被葛羅查的新政府取而代之的這一切無稽之談又是爲了什麼呢？

很明顯的，這些無稽之談大概只有一個目的——企圖設法替拉德斯哥洗刷一下，把他說成爲蘇聯當局干涉之下的犧牲者。

奧斯汀的這些大言妄語，顯然是要以無聊的廢話轉移視線，使大家不要去注意關於像蘇聯政府所提的「譴責新戰爭的準備和締結五國加強和平公約」提案的這樣重大問題的討論。

（六）鐵托匪幫的挑撥性的胡言亂語

鐵托匪幫的代表接着奧斯汀之後發言，他提出抗議說我像這樣子稱呼他，可是我完全無意改變我的說法。他曾經竭力譏諷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

蘇聯的加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提案，當然引起了這位紳士的無可掩飾的激怒。他放聲加入誹謗和仇視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合唱。代表這批人發言的吉拉斯先生，大不高興，據他說來，蘇聯提案對戰爭宣傳下了不完全的片面的定義。他要把這個定義引申到毫無任何必要的方面去，因爲這位顯然喪失了一切羞恥心的發言人在這兒胡說的關於那些曖昧的猜疑的話，是絕對毫無根據的。他想誣控我們，說我們會經對南斯拉夫施用壓力，說我們甚至於會破壞了友好條約。但是難道鐵托不會破壞南蘇多瑙河航運股份公司的協定嗎？難道鐵托不會破壞南蘇運輪航空股份公司的協定嗎？是誰先使這些合資公司的協定遭到破壞的？難道鐵托政府不會恣意大批逮捕那些蘇聯人民，這些人民，並不是像吉拉斯昨天在這兒虛妄地誣栽，說他

們是犯了如照會中所說的間諜罪被控訴的，而是硬說因為他們過去是自衛軍才加以逮捕的，然而，事實上，是因為他們擁護對蘇聯保持友好的關係才加以逮捕的，難道不是這樣嗎？

吉拉斯在批評蘇聯提案時，差不多一字不差地背誦了九月二十六日貝文在聯大全體會議上發表的演說。那時候貝文就說，我們的提案是對於合作、對於加強和平的希望的一個嚴重打擊。吉拉斯背誦了貝文的話。他說『這是對於加強和平的一個嚴重打擊』。誰也不能說，這些紳士們，鐵托匪幫的代表們是拙劣的徒弟。他們一個月比一個月精益求精，更加倒向他們所投靠的帝國主義者陣營裏面去了。從這些紳士們這裏聽到這種誹謗謠言和冷嘲熱諷是毫不奇怪的！吉拉斯花了不少時間在拉伊克案件審判上面，竭力想證明，硬說這種審判馬脚畢露。這已是司空見慣的話。

大家都知道，鐵托份子們擅長散播各種卑劣的流言蜚語。他們爲了這個目的，擁有像摩薩·比雅多之流的專家，他在施行誹謗手段時，不惜對任何有關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問題作任何詭譎。關於拉伊克案件的審判，他也精於誹謗中傷。吉拉斯捏造出各式各樣的流言，想勝過比雅多，吉拉斯絮聒不休，企圖使人不相信拉伊克的供詞和整個審判。但是應當承認，在這一方面是一無所成的。他對於拉伊克案件審判中暴露出來的許多重要事實，對於使鐵托匪幫受到致命打擊的那些事實，噤若寒蟬。例如，吉拉斯絕口不提布倫柯夫的供詞。然而，布倫柯夫在鐵托——吉拉斯——蘭柯維奇公司中，並不是最小的走卒。老奸巨滑的好

細，南斯拉夫在匈牙利諜報機關的祕密特務頭子——這就是布倫柯夫。他是直接隸屬於米利奇將軍和南斯拉夫內政部長蘭柯維奇的特務。他的供詞已是普遍知道的了。難道吉拉斯已經把它們忘掉了嗎？那麼我可以提醒他一下。

布倫柯夫在法庭上特別供認，在戰爭時期，羅姆派爾曾負了使命，去和美國在歐洲的奸細組織頭子亞蘭·杜爾斯建立聯系，因此被派送到瑞士去。

這個羅姆派爾和美國在歐洲的奸細組織頭子亞蘭·杜爾斯發生了聯系。羅姆派爾到了瑞士後，還和在那裏的托洛茨基集團建立了聯繫。在馬賽的拉提諾維奇和在巴里的約凡諾維奇，也和英美諜報機關建立了密切聯繫。一般都知道是充當英國老奸細的，維利畢特將軍，那時在倫敦。他把他得到的一切資料，包括關於蘇聯軍隊的情報在內，都交給英國諜報機關。據布倫柯夫的供詞說：他是從國家保安署的祕密檔案裏探悉這些事的。這就是布倫柯夫供認不諱的。但是吉拉斯却『忘記』駭斥它了。他以為不必這麼辦，他寧可在這兒大談拉伊克供詞裏的某些不確實之處！拉伊克案件的審判揭露了極多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實，而使鐵托匪幫永遠蒙羞，那個匪幫還自命代表南斯拉夫人民，請你們看看，還自命為社會主義建設者呢。正是由於這個緣故，蘇聯政府才要考慮對於在一九四五年和南斯拉夫簽訂的友好條約的態度問題。吉拉斯當然知道，蘇聯政府九月二十八日的照會中已經指出，在對國事犯和奸細、同時又是南斯拉夫政府的特務的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審判中，已經揭露出，南斯拉夫政

府長久已就在進行着危害蘇聯的罪大惡極的顛覆活動，很虛偽地以友好條約爲幌子，並且揭露出，這個友好條約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被南斯拉夫政府踐踏在腳底下了。
這些都是事實。

（七）誹謗專家冒充「理論家」

後來發言的是加拿大代表，馬丁先生，似乎是參議員馬丁罷。他的演說辭是由含血噴人和歇斯特里亞的叫囂構成的，那竟算是對蘇聯提案的批評。他在這兒把一大堆的所有種種誹謗的蠢話和謾言堆在一起了。

我要從主要的事情談起，雖然我也要談起值得注意的其餘事情，那是當然的。

如果人們聽了馬丁先生的話，現在聯合國面向着的問題，就不是關於讀責新戰爭的準備的問題，決不在於集中努力以加強和平了。他說：聯合國面向着憂懼和煩惱的問題，據他說來，是由於蘇聯統治下的地區所引起的。

人們不可以勸勸這位加拿大參議員先生不必爲這些地區而煩惱麼，這是這些地區自己的事情，隨它去罷，他怎麼不爲加拿大本國的卑賤的命運而煩惱！（馬丁打斷了維辛斯基的演說辭，說他不是參議員）。

你們瞧，當某一件事與實際情況不符的時候，就有立刻提出答辯的可能性。這使我受到

了鼓勵，因為我在這兒講話差不多一個半鐘頭了，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否認我所說的話。

而馬丁先生，竟為波蘭煩惱了，但是波蘭自己並不煩惱。他為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煩惱了，但是她們也不要這位加拿大的代表為她們而「煩惱」，尤其因為加拿大政府阻撓這些國家加入聯合國。

馬丁更為一件事情煩惱，就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學說，戰爭是在人類史中不可避免的，而他，馬丁，據他斷言，並不需要一定有戰爭。但是，既然那樣，馬丁先生為什麼不贊成把這一點載入國際文獻、載入相應的國際條約呢？他為什麼不肯支持我們提出的關於五國締結加強和平公約一節的提案呢？這位和平的擁護者，為什麼避開我們的提案，像惡魔避開聖水一樣呢？

馬丁說：蘇聯政府，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一般共產黨人，都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在變成統治階級的時候，需要它自己的軍事組織。馬丁引用『列寧選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作為證據，聽到加拿大的代表們引用我們偉大導師的著作，本來是令人愉快的。不過很可惜，他們設法引用得如此拙劣，把他們所讀的著作曲解了。

在所引證的關於無產階級國家軍事組織的這一節中，我們的導師列寧實際上是怎麼說的？他是在什麼時候說的？他是在什麼情況之下說的？列寧的這些話的實際涵義是什麼呢？我認為必須解答這些問題，因為如不解答這些問題，就不能夠要求正確地理解偉大的列寧所

說過的話了。

那是在一九一九年，那是正當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處於敵國包圍圈中的時候。著名的資產階級辯護士，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我希望，這個人的名字是馬丁先生很熟悉的，我不敢確定，不過我這樣希望），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拚命責備布爾什維克黨人，說布爾什維克『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軍國主義』。由此可見，馬丁並不會發現什麼美洲新大陸，不過把著名的反蘇誹謗專家們的初步言論背誦一番罷了。

關於這個問題，符拉箕密爾·伊里奇·列寧，在一九一九年黨的第八屆代表大會上說過：『我發笑了，聳聳我的肩膀，彷彿真的歷史上有過一次跟戰爭沒有關聯的大革命似的。』

這是列寧的名言。正是從四面八方迫使年青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進行的戰爭，把下列問題提到前面來了：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的時候，要建立自己的軍事組織，以備足以保衛自己的邊疆——年青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邊疆。當敵人從四面八方進攻的時候，當年青的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候，在那樣的情況之下，人們除了那麼辦以外，還會有別的辦法嗎？很明顯的，在那樣的情況之下，人們沒有別的辦法，不僅談論軍事組織，而且更要建立這種軍事組織，而且更要建立這種軍事組織，以便擊退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在邱吉爾領導之下組織起來的十四個國家的十字軍，那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人們應該說一句：馬丁提出這個問題時至少遲了一年了，因為在巴黎舉行的聯大第三屆

會議中，已經有人提出過類似的要求，要解說馬列主義，不是由別的什麼人，而是由——我
要說由參議員——前參議員奧斯汀提出的。他在那個時候引用過「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
克）歷史簡明教程」中的一段，其中說戰爭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有一種爲了資本
主義奴役下使人民獲得解放而進行的正義戰爭，還有一種非正義的戰爭。奧斯汀先生當時想
要證明，蘇聯既認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竭力要消滅資本主義國家，並且要由此證明蘇聯決
不是力求達成和平的目的。奧斯汀先生更由此下一結論，以爲蘇聯以加強和平爲目的而提出
的一切提案，因此都是虛偽的，不是出於真誠的，因爲人們怎麼能够一方面鼓吹戰爭的不可
避免性，一方面又提議加強和平呢？

應該承認，關於馬列主義的這些倒楣的評論家們，自告奮勇要來解說馬列主義，他們對
問題的理解力却很貧乏。他們表現出，對於社會發展的規律對社會生活的意義和作用，完全
缺乏理解力。他們表現出在這一方面是完全無知的，而大家都知道，無知對於任何人都是從
來不會有什麼幫助的，而且也決不會有什麼幫助的！

馬列主義教導我們說：人類社會是依照這種社會的內在的規律而發展的，是受這種規律
支配的。資本主義社會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戰爭、經濟恐慌、失業、罪惡、竇淫這些都是
資本主義的伴生物。這些現象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而產生。這便都是資本主義社會
的一切災難、一切伴生物。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剝削人的勞動，是以一些社會階級被別的社會

階級剝削爲基礎的。這些現象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本身產生的，而決不是由個人的心理狀態，或人們的癖性，或由侵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等等產生的。對權利的侵犯，本身便是這種制度的結果。

馬列主義的最偉大的貢獻（我要請你們原諒，我不得不在這兒談到這一點，也許在什麼大學的講台上講起來更加適當，不過，我的對手們迫使我作這一方面的研究。我知道我現在是對什麼人講話；因此，我並不要說服什麼人，或對什麼人「宣傳」什麼東西。我現在之所以講起這一點，是爲了要排除在解說我們的偉大的學說時的歪曲）——我再說一遍：馬列主義的最偉大的貢獻，正是在於它已找到了足以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因而足以了解這種社會史的規律的一種鎖鑰。它不是在人的心靈中，不是在社會的觀念和意識中，而是在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生產方法中，在社會關係的組織中，首先是在生產關係中，找到了這種鎖鑰的。但是，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受着某種規律的支配，這並不是意味着人變成了盲目的受這些規律的作用的支配了。人畢竟是人。加拿大代表却說：人是上帝的心象。

我看看我的對手，我就不願意這句格言是金科玉律。

但是無論如何，人畢竟是人，社會畢竟是能夠組織社會關係的社會。人，憑藉他的組織能力，可以對歷史道路的發展有所貢獻。如果這種歷史道路，是與社會發展的規律相符合的，那麼，它就具有進步性。如果這條道路與社會發展的規律不相符合，那麼，它就阻撓社

會的發展，它就起着反動的作用了。

人民，社會各階級，因此起着極大的作用，而這意味着：能夠調整社會關係的那些人民的活動，起着極大的作用。

這種任務受到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影響。

（八）蘇聯外交政策——和平的政策

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內，外交政策的任務，在於憑藉着能夠處理這項任務的措施，去制止或者完全消滅像戰爭這樣的罪惡。一個措施便是組織各國社會中愛好和平的力量，確立相互的信任，消除掉可能造成衝突的一切事物，那種衝突是足以產生戰爭的。

下面是蘇聯領袖列寧在二十七年以前接見英國『觀察報』和『曼徹斯特導報』的記者時所說的話：

我們的經驗已經在我們身上發展成爲一種堅強的信念，即：只有對於各民族的利益給與極大的注意，纔可以消除衝突的原因，消除相互的不信任，消除對某種陰謀的恐懼。只有這樣，纔可以創造那種信念，特別是說出各種語言不同的工人們和農民們的信念，如果沒有那種信念，無論各民族間的和睦關係，或者在現代文明中一切寶貴事物的任何順利的發展，都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根據上面所說的一切，很清楚的，我們擁護——這是列寧主義教導

我們的——各民族間的和睦關係，像列寧所指出的，沒有這種和睦關係，在現代文明中一切寶貴的事物的任何順利的發展，都是不可能的。

早在一九一九年列寧在第七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中確切的說：「所以，根據最近兩年的經驗（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的兩年內戰），我們能够確信不移地說：每次軍事上的勝利，都要大大地加速時間——這一個時間就在眼前了。那時我們將把我們的全部力量獻給和平建設的工作。根據我們曾經獲得的經驗，我們可以保證說：以後幾年內，較之對強大的協約國家勝利戰爭的兩年，我們在和平建設工作上所完成的奇蹟要有無比的巨大。」

這些話是在一九一九年說的，在那時，我們的祖國還被對我們進行軍事陰謀的敵視我們的國家所封鎖，在那時說這些話是不是非常了不起嗎？

在那時，在那些條件之下，雖然我們戰勝了敵人，列寧還向第七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提議採納下列的議案：「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渴望和各國和平相處，並把它的全部力量獻給國內建設工作，以便根據蘇維埃制度進行它的生產、運輸和公共行政。到今天為止，曾經阻撓我們這些工作的，首先是德國帝國主義的侵凌，其次是協約國的干涉和飢饉的封鎖。」

加拿大先生，你沒有瞭解馬列主義的一些初步的問題，這是關於在決定社會發展的法則與自覺的社會所採取的措施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些措施是爲了減輕消極法律的有毒的影響，

爲了創造條件——不管這些法律如何——使其最有利於緩和那種定期地造成災難的危機，而那些災難是充滿了資本主義社會的。

所以我們又說：我們的導師們所教導我們的，人類全部歷史所教導我們的，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中戰爭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這一個教訓與極力約束和制止這一何法則的運用，其間並沒有什麼抵觸。相反的，儘管戰爭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但是民主勢力能够粉碎戰爭，憑着它們的團結和力量去阻止戰爭，並且堅決阻止戰爭。在反戰的鬥爭中，羣衆的團結越堅強，戰爭的危險越消滅得快。

愛好和平的各國團結的力量，可以使戰爭準備的一切現象的活動歸於麻痺，而把全世界從這種可怕的災難中挽救過來。

所以，先生們，當你們在這裏從我們導師們的著作中引證若干名言，那些非常深刻的具有科學實證的名言時就企圖證明，比方說，如果我們承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危機是固有的，這就意味着我們設法製造這種危機的發展。我們必須說，這是荒謬絕倫的話。我們的對方告訴我們：如果戰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固有的話，那麼你就是主張戰爭了。這也是同樣荒謬絕倫的，因爲問題在於克服本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你也可以說是法則——，以便憑藉各國自覺的努力，使這些特質，使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些法則歸於麻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情形就是這樣的。追述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吧。希特勒的

讀武主義發榮滋長的土壤，不是二十年代美元的金雨所培養出來的嗎？養成希特勒的讀武主義的，不是英法兩國，不是達賴第和張伯倫的可恥的慕尼黑黑政策嗎？站在他們背後的不是美國——橫跨海洋的大國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舉出許多文件來。

我提請你們注意：這些文件都是過去提出的。關於第二次大戰怎樣發生和爲什麼發生，誰應該對第二次大戰負責，從這些文件中可以使人沒有絲毫的懷疑。

在這全部時期，當希特勒把他所佔領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經攫奪在手的時候，蘇聯不是聲明保衛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獨立嗎？蘇聯不是曾經揭穿那種必然而且已經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慕尼黑黑政策嗎？

這便是蘇聯的外交政策——一種和平政策。麥克奈爾打算歪曲事實，毀謗我國的外交政策，來證明蘇聯不要和平。多麼魯莽的胡說啊！當然他是不能夠證明這一點的，爲了我們所有的反對者們共同的理由——缺乏證據。因此，他就空談人們所喜歡聽的一切事情，而不談到我們的提案，用這種辦法來代替對蘇聯提案買賣式的考慮——請他原諒我，我說這句話是爲了坦白的緣故而坦白呀！

麥克奈爾費了不少的氣力，使人相信所有的國家都是願意和平相處的。這是絕對實在的事情。如果麥克奈爾說的話不錯，就是說一切正常的人們都嚮和平，那麼這就意味着凡是不愛和平的都是變態的人們了。在這種情形下面，如果麥克奈爾先生說的不錯，那麼，根據那

舉在我看來是不容辯駁的事實，我們應該承認，在某些國家內，這種變態的人們太多了。在這種情形下面，不是可以把這些變態的人們放在適當的環境下面嗎？比方說：至少把他們關在瘋人院裏，也許會緩和這種局面吧？

我們充分瞭解這不是一切國家，而是指真正需要戰爭的某些國家反動份子們，可惜麥克奈爾先生不願瞭解這一點。最初哈佛大學的史立特教授坦白地說出『冷戰』這一個字眼，而決定美國政策的美國首要人物們幾乎對人喊出真正的『熱戰』來了。

麥克奈爾辯解說：沒有戰爭威脅着世界，可是慕尼黑英雄們已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了。同樣的他們打算證明希特勒並不準備戰爭。然而我們曾經警告過——蘇聯曾經警告過——希特勒是在準備戰爭，而這種戰爭準備是不能加以鼓勵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爲什麼事實上變成了可能呢？很久以前，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這一個緣故了。當然，戰爭之所以變成可能，戰爭之所以發生，也正是證明了有戰爭的準備。根據歷史的資料，我們是知道這一點的。但是我們更知道，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政府，沒有提出一個動議去阻止那一次戰爭的組織。相反的，它們却安慰輿論界說，不會有任何一種戰爭的，只需要綏靖希特勒就行了。於是他們幫助希特勒。他們開始用貸款去綏靖希特勒，鼓勵他的掠奪政策。

我們反對這種綏靖的政策，反對這種寬慰的政策，特別在我們被這些人們所寬慰的時

候，他們一方面說『不會有戰爭』，而同時却在進行關於戰爭準備的肆無忌憚的宣傳，不但宣傳，還要準備戰爭。

麥克奈爾先生打算辯解，打算動搖將近六萬萬擁護和平者的聲明：他甚至舉出若干國家的例子，在那些國家，共產黨會得到少量的投票，他就藉此證明共產黨影響的渺小。然而爭執點決不在於選舉，決不在於指出一個或別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或別個政黨在競選運動中得到的結果，就足以決定人民對和平的情緒。

如所週知，在這一方面，選舉制度是起着重大作用的。如所週知，法國特別發明了『莫奇制度』，使得票較多的佔有較少的席次。

如所週知，這是一種選舉制度的歷史的傳統。英國養成的『人口減少而選舉權加多』的制度，直到今天還在盛行，這不是偶然的事情。所以對於共產黨會在某一地方得到少量的票數，不必洋洋得意。六萬萬為和平而奮鬥的戰士們就是六萬萬張票數啊！麥克奈爾先生向我們說：向週圍看看，你們的朋友變得越來越少了！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覺：我們的朋友變得越來越多了。我勸麥克奈爾先生把他的有色眼鏡去掉，睜大眼睛看一看他自己的週圍發生一些什麼事情吧。他沒有看到各國成千成萬的人民現在已經開始行動了嗎？麥克奈爾先生，這些人民都不是你的朋友，因為你不是他們的朋友啊。就『朋友』這一個優美而崇高的字眼來說，這些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和平的朋友、民主的朋友。

如果你們不注意到這一件事情，如果你們幻想着：一個人坐在那裏，他的座位上寫着「中國」這兩個字的記號，而以為這個人就是中國人民的真正的代表，那麼這就是最不幸的錯覺了。你就會馬上失望的，因為這一個國民黨的人決不是中國的代表，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新中國，一個擁有五萬萬人口的民主的中國了……（說到這裏，主席叫演說者守規則）。我非常遺憾，主席先生不能振起勇氣，也叫在我面前說話極不切題的那些人們遵守規則。但我是一個遵守紀律的人。我不願干涉你的規則。當然，這不是說我不願遵守我的規則。

麥克奈爾先生向我們說：「把你們的預算拿出來我們看看。」他想證明我們是一個驍武主義的國家，想證明我們不願和平，準備戰爭，因此建立了龐大的軍隊。

「把你們的預算拿出來看看吧。」是的，我是準備把我們的預算拿出來給你們看看的。然而甚至沒有我們的協助，麥克奈爾也應該知道我們的預算，因為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一日，莫斯科所有的報紙都把我們一九四九年的預算全部發表出來了。

預算上是這樣說的：主席先生，我可以說嗎？（主席回答可以，引起了全場大笑）。

「隨着龐大的經濟建設，蘇聯實行了關於社會和文化方案的一個龐大的計劃，這些方案是提高人民文化標準和物質幸福的重要手段。一九四九年預算規定一一九、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就是說，較一九四八年增加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作為實施這些方案的經費。」

在支出的總額中，許多經費是做這一項用途，又有許多經費是做那一項用途等等，現在輪到我們來說軍費了。

「在一九四九年，計劃用七九、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佔預算支出的百分之十九，去維持我國的武裝力量。」軍費較去年增加若干（去年的軍費佔預算支出的百分之十七），這是由於批發價格和鐵路運費增加的緣故。在一九四九年的預算中撥給武裝力量的經費，規定蘇軍的一切支出務使用以確保我們祖國的自由和獨立。

這就是關於我國預算的情形。在我國預算中計劃用作一九四九年的軍費，總共佔百分之十九，即七九、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在這一方面，別的國家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比方說，英國怎樣呢？在一九四九——五〇年的會計年度，英國預算中的軍費部分，比較戰前還要多些，佔本年一切支出的百分之三十。

那麼，在一九四九——五〇年的會計年度中，美國的預算是怎樣一種情形呢？在總額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中，直接用作美國軍備和武裝力量的經費，共計一四、二六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佔全部預算百分之三十四。

據估計，在一九四九——五〇年的會計年度中，將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佔美國全部預算的百分之六十九，都直接的或者間接地充做軍事用途了。

法國怎樣呢？在法國的國家支出中，百分之二十用做軍事的需要。然而，如所週知，在法國，替法國軍隊實行軍事方案，大部分不是從法國預算中供給經費，而是由美國的預算中供給軍費的。這對主權的問題倒不是一個不好的例子呀！所以，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報紙，在這一方面都發表意見，認為軍事預算超過了在正常條件下曾經施行過的一切所能容許的預算標準了。這樣說法一點也不使人感到意外。麥克奈爾先生，這便是對於閣下關於我國預算的問題所提出的答覆。

（九）盟國的義務和蘇聯

波蘭代表，威爾布洛夫斯基先生，今天在這兒很光輝地說起了蘇聯在這次戰爭中所起的作用。

我因此很感激他，不過，我要就他說過的話再補充幾句。他憶起了具有極大的歷史重要性的一個插曲。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插曲。各位先生們，這也許足以幫助某些人，將來談到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起作用的問題時，說起話來要具有較大的責任感。

那是正當艾森豪領導的西方戰場，也包括爲空軍大元帥泰德節制的英國空軍在內，處境極端困難的時候。這裏是邱吉爾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拍給蘇聯政府首長，我軍總司令斯大林大元帥的一封信：

「西方戰鬥十分嚴重，隨時會要最高統帥部作重大的決定。閣下從自己的經驗中一定深知，暫時喪失主動權以後，不得不防守十分遼闊的戰綫，處境令人多麼焦慮。」

凡了解軍事術語的人，一定知道艾森豪將軍這樣「喪失主動權」是意味着什麼。

「艾森豪將軍熱切地盼望知道，而且亟需知道閣下大概擬採取什麼行動，因為這顯然會影響到他的以及我們的一切主要決定。我們的特使，空軍大元帥泰德，據說昨夜在開羅爲風雨所阻。他的行程已就擱很久，當然不是閣下之咎。倘若他還不會趕到貴處，閣下如果能告訴我，我們是否能指望俄軍於一月間在維斯杜拉戰綫，或別的地方，發動大攻勢，倘蒙閣下可以提示的任何其他各點見示，我將感激無已。除了陸軍元帥布魯克和艾森豪將軍，而且是在極機密的情況下談起以外，我決不把這種最祕密的情報向任何人透露。我認爲事情緊急。」

你們必須了解，邱吉爾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拍這樣的電報給斯大林大元帥是意味着什麼。那是意味着要求作英雄的努力以拯救西方戰綫。正是這些邱吉爾之流的先生們，不會履行他們的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義務的時候，他們是以什麼態度對待我們的，我們並不記在心上。我們的盟軍在危險中，履行我們作爲盟國的義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天職。而斯大林大元帥在第二天早上就拍出回電：

「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來電，我已在一月七日晚間接到。」

「空軍大元帥泰德還沒有抵達莫斯科，這是令人遺憾的。」

「發揮我們在砲兵和空軍方面對德軍的優勢，那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爲了空軍就需要明朗的天氣，並且需要沒有那種使砲兵無法瞄準發砲的迷霧才行。我們準備採取攻勢，但是目前的天氣並不是對我們的攻勢有利的。」

「不過，鑒於西方戰場上我們盟軍的處境，最高統帥部的總部已決定以大力加速完成準備事項，不管天氣怎樣，至遲總在一月份下半月以內，當沿着中央戰場全綫，對德軍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戰鬥。」

「閣下無庸疑慮，我們必將做我們能够做到的一切，以便援助我們盟國的光榮的軍隊。」

後來繼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邱吉爾致電斯大林說：

「我謹代表敝國陛下政府，並且從我內心的深處，向閣下表示我們的感激之忱，並慶祝閣下已在東方戰場上發動的極其偉大的猛攻。」

「閣下現在必定知道艾森豪將軍的計劃，並且知道這些計劃由於降斯特德破壞性的進攻而被延緩到什麼程度。我確信，沿着我們全綫的戰鬥，必將繼續下去。在蒙哥馬利元帥統率下的英國第二十一軍團，今天已在盧爾蒙特以南地區開始出擊。」

斯大林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間對蘇軍頒佈的文告中說：

「今年一月間，紅軍沿着從波羅的海到喀爾巴阡山的全綫，使敵人受到威力無比的打擊。它在綿亙一千二百公里長的陣綫上，把德軍構築了好幾年的強固防綫突破了。在攻勢過程中，紅軍由迅雷不及掩耳的練達的行動，已把敵人向西逐退得很遠。

「我們冬季攻勢的成功所產生的最初的結果，便是它們已使德軍以佔領比利時和阿爾薩斯爲目的而在西方發動的冬季攻勢成爲泡影，並且使我們盟國的軍隊反而能够對德軍發動攻勢，這麼一來，就把他們在西方的攻勢戰鬥行動跟紅軍在東方的攻勢戰鬥行動聯繫起來了。」

而當這些事實擺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新近，不久的過去，我們在這兒聽到了比利時代表的演說，聽到紐西蘭代表的演說，竟說我們復演戈培爾和希特勒。麥克奈爾先生今天竟講出這樣的話來，說我們的政策是戈培爾政策。我引證這種資料，並不是爲的要暢論這個問題，而只是爲的要叫這些紳士們、批評家們當心：如具有起碼應有的感恩的心，他們就不僅在使他們所使用的字眼兒方面，而且在他們對蘇聯轉念頭的時候，都應該慎重些。

（十）論美國和英國的所謂「文化」事情

麥克奈爾先生說到我們干涉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一事的時候，同時提到了「美國之聲」的問題，而據說，我們不准他們滲入這個「鐵幕」。他們說：所有窗子和門戶都關起來了！

但是，補充威爾布洛夫斯基先生已經在這兒說過的話，我應該正告麥克奈爾先生：實際上，英美的所有一切廣播，都是最惡毒的抱着敵意的宣傳。這是號召叛亂，實在說來，就是號召對蘇聯戰爭。那是最侮慢的誹謗譏言。

我深信不疑，我們如果採取措施，確保這一切對我國誹謗中傷的謔言總匯，這一切對我國深惡痛絕的言論，可以毫無阻礙的印行、毫無阻礙的廣播，那麼，就一定會引起我國人民這樣的同聲憤慨，怒髮衝冠，在麥克奈爾先生看來，以及在竭力要我們切勿妨礙這些廣播的那一切人士看來，這大概不會是什麼十分愉快的事情罷。

除了這一點，還必須補充一些，而我在這兒也就是答覆奧斯汀先生，他埋怨我們對於與美國保持文化關係不感興趣。麥克奈爾先生說：打開窗子，打開門戶，讓新鮮空氣流進蘇俄罷。

我應該說一句：在我國，讓新鮮空氣流通的門戶和窗子，是始終開着的；但是，從那邊，從西邊，從大洋那邊吹拂到我們這邊來的是那一種的空氣呢？

莫斯科現在已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我要向我的批評家們推荐。這本書是英國名記者拉爾夫·派克的手筆。你們，英國各位代表先生們，大概總知道拉爾夫·派克這個人，這位英國記者在莫斯科住了八年，現在不肯回到英國去了，因為據他說，他不能够回到準備對蘇聯打仗的那個國家去。

在他所著的「對和平的陰謀」一書中，敘述英國的「文化」領袖先生們從這些「開放的門戶」到我國來是抱着什麼樣的目的。我要從派克的書中引用幾段。主席先生：可以嗎？主席回答說：「可以」。哄堂大笑。謝謝你，我就引用了，派克寫道：

「訪蘇的倫敦記者們，在工作上與負責官員保持密切聯系。每天早晨在英國大使館中專為他們舉行指導性的談話。指明旅居莫斯科的英籍記者們不得參加。」

麥克奈爾先生，請把你們本國大使館中的門戶開放讓你們本國的記者們進去罷。

派克寫道：那大概是生怕旅居莫斯科的英籍記者們出席會擾亂了英國外交部跟這些來自倫敦的外交記者們、即所謂「馴服的海豹」們之間的和諧的關係。

以下就提到她們可以會晤英國外交部發言人把他們的「馴服的海豹」們駕御得那麼老練，他不的。派克進一步說：這位英國外交部發言人把他們的「馴服的海豹」們駕御得那麼老練，他不禁要表示欽佩，他們關於會議的工作報告，僅限於列舉那些完全從預先準備好的、英國大使館致外交部的彙報和報告中抄襲來的事實。派克舉了許多事實證明：正是這個英國廣播公司，和英國外交部一樣，也總是拼命要把他們的許多秘密特務分子，假裝成這些記者們，儘量派到蘇聯來。而正是這一點，把英國國務員，外交部領袖之一，麥克奈爾先生今天之所以特別堅持的提出那種要求的心內秘密洩漏出來了，他堅持要求我們無論如何總應該「開放窗子和門戶」，讓這些用種種不同的假名偽裝的英國好細們混進來。我應該警告麥克奈爾先

生：對於這些人物，在我們國家中，任何門戶，任何圈子，就連爲了通風透氣而設的窗格子，都決不會開放讓這些人物混進來的。

奧斯汀先生並且在這兒埋怨說我們反對文化聯系，說我們破壞了這一切文化關係，說我們不要任何的交誼。

奧斯汀先生，你爲什麼忽視若干事實呢？例如，你爲什麼不說到一九四六年發生的事情呢，一九四六年有六個蘇聯代表和五個烏克蘭共和國代表，到紐約參加美國斯拉夫人第三屆代表大會，竟被人命令作爲外國特務登記，否則立刻離開美國。在這些代表之中，有作家考納邱克、高爾布諾夫教授、幾位將軍、著名的烏克蘭藝術家、詩人、記者、羅夫大學教授等等。而他們大家，鑒於美國國務部和司法部頗爲特殊的慫恿，就不得不如俗語所說「趕快捲好鋪蓋」回家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間，由蘇聯作曲家叔斯塔柯維奇、作家法捷耶夫和巴甫連柯、科學院院士奧派寧、電影導演格拉西莫夫和契奧雷利、及羅桑斯基教授組成的蘇聯代表團，不是會到紐約出席知識分子保衛和平大會的嗎？而美國當局不是會禁止這些代表們在美國作藝術家的觀光嗎？美國當局揚言，鑒於大會既已結束，他們不必再逗留在美國了。

你埋怨我們不要文化聯系，但是，你不是與形形色色的賣國賊及叛徒們，如克拉夫盛科、卡森基娜等等，保持着所謂文化聯系麼，他們雖然都是賣國賊和叛徒，你仍然替他們攆

腰，你仍然千方百計利用他們，叫這些無賴漢對抗蘇聯！

而就是在這些情況之下，你要我們跟你們保持文化聯系嗎？奧斯汀先生，先要學習學習與蘇聯保持真正文化的聯系，然後我們就會互相酬答了。

如果你要我們用我們的舞曲來款待你們，要我們用我們的音樂家、藝術家、演員、管絃樂隊來款待你們，那麼，就需要適當的環境和適當的空氣才行。然而，那都是缺乏的，在你們把那些賣國賊和叛徒們，把蘇聯之敵當做你們的心腹之友的時候，總是缺乏那種適當的環境和適當的空氣的。

我們與所有各國人民保持着廣泛的文化聯系，那就完全駁倒了你們關於某種「鐵幕」的虛言妄語。

如果你對這問題真的感到興趣，你就會知道：沒有一天沒有什麼代表團從蘇聯首途到他國去，或者什麼代表團從他國到達蘇聯。

在科學和藝術方面，包括種種形式——從音樂、舞蹈、到足球以及其他運動項目，都表現出這些頗為生動的聯系。蘇聯與一大批國家保持着這一類的聯系。我要把她們的國名列舉出來。這些就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芬蘭、中華人民共和國、意大利、瑞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比利時、朝鮮人民共和國、巴基斯坦——蘇聯作家代表團目前正在那兒參加巴基斯坦進步作家協會的代表大會。這是事實呀！

如果我們派遣我們的代表團、我們的法學家、我們的科學家、我們的著作家、我們的音樂家，到比利時去、到意大利去，雖然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於我們的這些措施表示反對，我們依然那麼辦了，你又有什麼權利可以說什麼『鐵幕』，把戈培爾的不堪入耳的誹謗謔言背誦一番呢？

但是，我們把代表團派遣到那些國家去，在那些國家中我們被人視為朋友而備受歡迎，沒有克拉克夫盛科之流的你的朋友們出來和我們搗蛋，沒有人企圖用那些從卑鄙齷齪的地方發出的種種荒唐奇譚和誹謗杜撰來侮罵我們。

奧斯汀先生，在作這類誣控以前，先想一想啊！奧斯汀先生竟說蘇聯不要走國際往還的通常途徑，因而絲毫沒有表明力求國際合作。看了上述種種，可見奧斯汀先生的這種言論是虛妄的、毫無根據的。

主席先生，我要結束了。

我應該說一句，當麥克奈爾先生今天竟會說出那樣的話來的時候——他說：這是列寧的學說，這是斯大林的學說，也許列寧的學說是過時了罷，你就否認這種學說了——當他那樣說的時候，人們是不能夠把它認真看待的，這也許只是麥克奈爾先生受了刺激的心理變態罷。

我應該說一句：我認為如果對於這一種蠻橫無理的言論發生反應，那就有失我的尊嚴。

我不要說什麼更難聽的話了。

麥克奈爾先生今天使我們驚奇，他非常熟悉克雷洛夫的寓言。他很久以前在私人談話中就已對我說過：「我正認真地研究你們的克雷洛夫的寓言。我將對你提出答辯。」

我耐心地期待着他最後會答辯的。而今天，他果然對我提出答辯了。他引用英文譯本克雷洛夫的寓言，翻譯得似乎還好。題目叫「蛇」，那不是克雷洛夫，而是麥克奈爾題獻給諸位的。

據麥克奈爾看來，我竟類似一條蛇。我有類似的毒舌，而且我又類似夜鶯，因為我有十分嘹亮的聲音。即使像麥克奈爾先生所扮演，能有一會兒功夫處於夜鶯的地位，那總算是好的。

而在你們面前的是蛇。

寓言畢竟是寓言，不過，我忠告麥克奈爾先生——如果他引用英國寓言也許比較好些，那時他就會有比較熟悉的根據了。他沒有研究克雷洛夫的寓言，而竟引用這些寓言，所以他弄錯了。因為如果麥克奈爾認為必須以客觀的態度尋找一種比喻，那麼，他就應該多想一些，或者多讀一些寓言才行。

麥克奈爾先生，在你所搜集的寓言中，我今天看出，還有別的寓言，也是關於蛇的。反過來，我也要引證一則寓言，以便不致於對麥克奈爾先生負疚。這則寓言叫做「毀謗者和

蛇」。我不願作任何的比擬。麥克奈爾先生曾經作這裏說我像是唱出夜鶯聲音來的一條蛇。但是，當我講這一則寓言的時候，我不願說我心目中是指的什麼人。當然，你們自己很容易就會知道。現在請容許我追述這一則寓言吧，這就是克雷洛夫的寓言：「毀謗者和蛇」。

這一則寓言中說，認為魔鬼沒有正義感的人，就犯了可悲的錯誤。有一次，毀謗者和蛇發生了爭吵，雙方都想在地獄的遊行中走在前面。他們辯論得很厲害，彼此不肯讓步。最後他們跑到魔王那裏去，請魔王替他們解決爭論。於是魔王向蛇說了下面幾句話：

「雖然沒有人比我再敬重你的德行，可是我決定支持毀謗者。我知道你的毒舌是可怕的，可是你能够遠遠地噴出毒液來嗎？能够像他的舌頭那樣的巧妙，使得躲到高山和大海都無法隱藏嗎？所以他比你耍毒得多了。那麼，你只有匍匐在他的背後，放得謙卑些吧。從此以後，在地獄裏面，蛇就讓位給誇毀者了。」

先生們，請你們讓我就此結束吧。我非常感激剛纔主席先生在我演說時阻止了我，不讓我的，我已經說完了。（新華社上海二十一日訊）

關於原子能問題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聯大全體會議上的演說辭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通過的聯合國大會決議案，有再度喚起大家注意的必要，由那個決議案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處理由於原子能的發現而引起的諸問題。這個決議案責成上述委員會立刻着手工作，以便向聯大提供關於原子能問題的具體建議，特別是關於「從國家軍備中排除原子武器，以及適於集體殲滅的一切其他主要類型的軍備」一節的具體建議，還有關於在必要的範圍內實行管制原子能，以確保專為和平目的而使用原子能一節的具體建議。

自從通過了這個歷史性的決議案以來，再過兩個月，就滿四個年頭了，然而，聯大決定的這些任務之中，直到現在，還沒有一項完成。

關於從國家軍備中排除原子武器，始終沒有擬定，當然也就沒有採納任何一項措施。關於在必要的範圍內實行管制原子能以確保專為和平目的而使用原子能一節，始終沒有擬好，

當然也就沒有貫徹任何一項措施。更沒有採取任何警戒和預防的措施，以防履行協定的各國可能的違約和規避。這是應該加以認真注意的事實。

(一) 蘇聯主張禁止原子武器主張嚴格的國際管制

蘇聯方面，已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作了一切努力，以貫徹聯大的決議案，以便真正使人類解除了被原子武器之類的戰爭手段所集體消滅的危險，原子武器是侵略武器，使用原子武器凌辱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良心，並且損害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榮譽。

蘇聯從一開頭起，就提議締結一種公約，禁止製造和使用原子武器，原子武器是以利用原子能從事集體滅滅為基礎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蘇聯向原子能委員會提出了相應的草案。

中國國民黨代表，在特別委員會中說：過了一年，蘇聯才提出關於檢查的提案。然而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的提案中明明規定了要嚴懲破壞公約者，關於這種事實他却保持緘默。他的這種言論是與實際情況不符的。但是，我無意於跟這個紳士從事論爭，首先由於一種很簡單的理由，就是根本不曉得他是代表什麼人的。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長周恩來先生，十一月十五日已通知過聯大主席羅慕洛先生：蔣廷黻領導的代表團不能代表中國，並且也無權代表中國人民在聯合國組織中發言。

蘇聯代表團支持這一種聲明，將不認爲中國國民黨代表團是中國的代表。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的蘇聯文獻，再度強調指出：蘇聯認爲這種事情刻不容緩，深知這個問題的從早解決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在這個公約中提議：各締約國莊嚴地聲明她們一致決定禁止製造和使用原子武器。並且承擔如下的義務：

(甲)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使用原子武器；

(乙) 禁止製造和貯藏以使用原子能爲基礎的武器；

(丙) 現成的和未完成的原子武器產品的全部存貨，從本公約生效的一天算起，限於三個月內予以銷燬。

蘇聯的草案聲明：如違背上述各項義務，乃是對人類所犯的最重大的國際罪行，建議嚴峻懲罰破壞這種公約的罪行。蘇聯更提議通過決議：管制原子能的有效辦法，應在國際規模上予以實施，並應由多邊公約予以規定，履行這種公約是應盡的義務，而且應在安理會機構內予以實施。

蘇聯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三月二十五日、和六月三日先後提出的蘇聯各提案，指出：管制機關和檢查機關應依據他們各自的條例來行使管制和檢查的職權，那些條例應規定在各自場合都採用多數表決法。蘇聯的這個提案已把一種武斷之辭的虛妄性拆穿了，即有人武斷說，蘇聯所提的管制草案規定了在表決時要採用保持一致性的原則，而從上述可

以看得出來，這是與實際情況不符的，有人利用這種武斷之辭作爲藉口，以便拖延，而且終於阻撓關於締結禁止原子武器公約一節的提案。

然而，美國代表，十一月十一日在特別委員會中發言時，竟毫無顧忌，又把這種誹謗謔言散播一次。

大家應該記得：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蘇聯政府首長，斯大林，在解答英國「星期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威斯先生的問題時就已指出：原子彈並不是像某些政客們偏要認爲的那一種嚴重的力量。斯大林說：

「原子彈是用來嚇嚇那些神經衰弱的人們的，但是它們決不能夠決定戰爭的勝負，因爲，在這一方面，原子彈是全然不夠的。自然哪，獨佔地掌握原子彈的祕密，會形成一種威脅，不過，對於這一點，至少有兩種補救辦法：

(甲)獨佔地掌握原子彈是決不能夠長此繼續下去的；

(乙)使用原子彈將來一定要加以禁止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解答美國合衆社社長休貝利先生所提的問題，即原子能怎樣才能加以最好的管制呢，這種管制應該建立在國際基礎上麼，斯大林說：

「嚴格的國際管制是必要的。」

人們應該把這些提案仔細地看一看，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反對這些提案的人的那些武

斷之辭是多麼虛妄而別有用心，他們武斷說：蘇聯反對檢查原子企業，反對讓那些管制機關的和檢查機關的代表們進出任何這一類的企業等等。

實際上，蘇聯的提案中，爲原子能的檢查規定了什麼樣的任務呢？這些任務便是：

(一) 對原子原料、物資和半製成品存貨的檢驗；

(二) 關於原子原料的生產、以及原子物資和原子能的製造的統計資料的搜集和分類；

(三) 在對原子物資和原子能的使用法實行管制所必要的規模上，對生產手續的研究，督察管制公約中所規定的關於技術開發的細則的遵行情況，並且擬訂對於有權加以檢查的這些企業實行工藝上的管制的細則；

(四) 對於提煉原子原料的各企業的活動加以定期的和臨時的檢查；

(五) 在關於原子物資和原子能的生產和使用法的問題上，向各國政府提供建議；

(六) 最後，關於採取何種措施以預防並制止破壞禁止原子武器和管制原子能的公

約一節，要向安理會提供建議。

依照這些任務，蘇聯的草案提議以非常廣泛的權力和職權賦予國際管制委員會。首先，必須提到這個國際管制委員會應有權進入提煉、生產和貯藏原子原料和物資的、

以及利用原子能的任何企業。

(二) 英美集團企圖阻撓蘇聯提案

蘇聯提案的敵人企圖用一切方法對這些提案表示緘默，散佈虛妄的言論，硬說蘇聯不願打開它的原子能企業的門戶。然而，蘇聯提案的第七款甲項就含有一項要求，確保國際管制委員會可以進入任何原子能企業，以執行付託給這個委員會的管制和檢查的任務。

正如蘇聯提案第七款中所指出的，國際管制委員會有權以執行此種管制所必需的規模來考察原子能企業中一切生產過程；有權用種種方法來衡量並分析原子原料、物資和半製成品；有權向任何國家的政府索取有關上述企業之活動的各種情報和報告並加以查核，要求就原子能企業的活動作各種的解釋。它可以就原子能的生產與應用問題向各國政府提出建議，同時可以就制裁違犯上述公約者的措施提出建議，以供安理會考慮。

蘇聯的提案一方面主張每一國家有權在原子能方面進行科學的研究，同時却使此種工作以實行禁止原子武器公約為準則，並且不准為軍事目的而利用原子能。蘇聯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所提出的提案，使國際管制委員會有機會為和平的目的而在原子能方面進行科學的研究，提案中強調指出，國際管制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應為確保各國間廣泛交換這一方面的情報，並且通過協商的方式，給予需要援助的公約簽字國以必要的援助。

這就是蘇聯提案中所規劃的國際檢查的職權，充分够國際管制委員會來履行國際管制的任務了。

蘇聯提案的敵人企圖使輿論界誤解蘇聯在原子能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一九四七年八月間，英國代表甚至提出特別的詢問，企圖就個別的提案用別有用意的問題來破壞這些提案的聲譽。這種企圖當然是失敗了。

但是，這種對蘇聯所提出的檢查的提案的暗諷仍在繼續，而它們的根據仍是那位英國代表所提出的問題。例如，迄今為止，他們都集中火力，反對蘇聯所提出的關於分期檢查提取原子原料和生產原子物資與原子能的企業的提案中所包含的措辭。

然而，兩年以前，蘇聯代表在答覆英國代表相應問題時就已經解釋過，分期檢查是要檢查各項企業，從礦場起一直檢查到生產原子核燃料的工廠為止，並不是在事先規定的一定的時期檢查，而是視需要而定，根據國際管制委員會的決定來檢查（一九四七年八月日脫漏）對第二個問題乙項第五點的答覆）。

這個問題的這樣措辭，似乎顯然已經消除了某些國家作武斷行動的一切危險，因為進行檢查的時間問題，所謂檢查的分期問題完全是操在國際管制機構的手中的。然而，我們却看到某些代表企圖非難這種「分期檢查」的條文措辭，硬說它限制了國際管制機構的權力，並使各個國家的政府有權藉口保護它們的主權，不願國際管制機構的決定而不讓進行檢查。美

國助理國務卿希克遜尤其是在特別委員會中作過這樣的企圖。

至於說到分期檢查無效的言論，這種言論是經不住批評的。在一九四六年原子能委員會提交安理會的第一次報告書中就已經指出過，工作委員會所知道的科學上的實況使我們毫無理由作一種推斷，以為技術方面的管制是辦不到的。

這個報告同時指出，如果有人企圖在生產的最初階段或是從某些隱秘的鑛場藏起物資以供製造原子武器，那就必須利用大規模的和複雜的裝置來獲得原子核燃料。這就需要建築與大工業工程的適當的工廠，並且需要許多種有關不平常的附屬活動，而這些活動如果想隱瞞不受檢查的話，那是極為困難的。

該委員會所達到的結論說：「雖然關於鈾和鈷鑛脈的材料還不十分為人所知，但要祕密進行開鑛或是集中鈾鈷鑛砂，那是極為困難的，因為這必須擁有大量的物資，而要隱瞞開鑛的行動也含有一般的困難。」

爲了支持蘇聯提案反對者的立場，今年十月十五日就原子問題發表聲明的五個大國援引這一事實說，檢查制度不能防止隱瞞，因爲不可能查核電抗器的鈾爐熔中原子物質的實在數量與登記表上所表示的數量是否相符。但是，問題在於在任何管制制度之下，舞弊與違犯公約的行爲都是在所不免的。這已經由美國代表奧爾本在「紐約時報」上面發表的一篇專文中坦白承認了。

我已經兩度指出這種情況。奧爾本認為，即使一切的原子物資和原子企業都移交給國際管制機構，而在它的掌握中也集中着英美計劃所規定的全部管制與檢查的權力，即使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局勢變得幾乎是絕望的時候，潛在的爆炸物質正如以往一樣還可以用奪取的方式落到某些國家的手中。同時還有其他舞弊與違犯公約的方法，其中包括隱藏原子原料以便秘密製造原子武器。此外，不應忘記，在所有這種場合之中，管制機構的人員將起着不小的作用，他們當然是要服從這個機構的管理的。

如果人們一定要想到若干國家可能進行舞弊，那麼，人們爲什麼就想不到所謂國際管制機構，它的執行機關，它的人員會舞弊呢，藉着這些人員的幫助，那是可能向任何方向行動的呀？我們完全沒有這樣的疑慮，但美國計劃的起草人却表示這樣的疑慮了，這種疑慮同樣也可以應用於國際管制機構的執行機關。

至於一般的原子能管制，據這方面權威的專家，前利倫紹爾委員會的委員，現在洛基斐勒財團代表徹斯特·巴那德的言論說，管制原子炸彈不會像管制其他型式的武器那樣的困難。這觀點在這兩個客觀的事實方面得到充分證實：（甲）製造原子炸彈需要大量的原料，這就使得原料難於隱藏，並使這種隱瞞易於發現；（乙）製造原子炸彈需要大規模和複雜的工廠，這也使秘密製造原子武器感到困難，並使這方面的隱瞞易於發現。

顯而易見，所謂管制原子能比管制任何其他製造武器的企業更爲困難的說法是完全沒有

根據的。

蘇聯主張需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並為這個目的締結各別的公約或一項公約。大家也知道，蘇聯在聯大第三屆會議以前就主張首先必須締結關於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約了。

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因為管制某種措施之執行的制度，祇有建立在這種措施的基礎之上。管制並不存在的東西就等於用篩箕舀水。

然而，反對蘇聯關於締結禁止原子武器公約的提案的人們，不顧事情的邏輯，竟要求先締結關於管制的公約。他們是執行禁止原子武器完全視管制的制度與方式而定，而將這種情況置之不顧，即：恰恰相反，管制的制度與方式應與關於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約內容相符。然而，爲了消除這個問題中不必要的障礙起見，蘇聯同意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約與管制的公約同時締結。

但是，這是值得注意的，當蘇聯才同意兩項公約同時締結的時候，新的反對意見又發生了。

今年十一月九日，在聯大特別政治委員會中，英國代表聲明說：關於同時締結禁止原子武器與管制原子能的兩種公約一節的蘇聯新提案，正和早先蘇聯要求立刻禁止原子武器，然後經過相當的沒有一定的時期，將來再行擬定管制辦法一節，是同樣不能接受的，也是同樣

行不通的。這一種言論使反對蘇聯草案的人們原形畢露了，再度證明了帶頭反對蘇聯提案的美國和英國，對於禁止原子武器，對於建立管制，都完全不感興趣，證明了她們極感興趣的是正相反的事情。而各位先生，決不是偶然的，去年在安理會的會議中，美國代表傑塞普，就管制原子能問題發表過那樣的聲明，除了說那是最後通牒以外，不能作其他解釋，就是說，如果不接受美國關於管制原子能的計劃，就根本不得有任何管制，原子軍備比賽就要繼續下去，在這兒不能有任何妥協的餘地，既然這樣陳述問題，當然說不到什麼協商，也說不到什麼談判，更說不到什麼達成協議的前途了，因為這是發號施令，這是最後通牒，而對蘇聯談話的時候不得使用發號施令和最後通牒的語氣，這種發號施令——最後通牒就是針對蘇聯而發的。至少，蘇聯不准任何人用這一種語氣對他談話。

(三) 美國的管制計劃為美國的世界霸權政策服務

大家都知道，英美陣營堅持這個艾奇遜、巴魯樞、利倫紹爾委員會於一九四五年所發明的計劃。

然而，這個計劃的名譽已經是够壞的了，而且加拿大代表的聲明也不是偶然的，他在這個聲明中武斷的證明目前美國的計劃與艾奇遜、巴魯樞、利倫紹爾計劃大不相同了。看起來，這個計劃照他現在被暴露出來的這種形式，它是難於加以辯護的——這就需要用某種方

法來加以掩飾。因此，便開始搜尋掩飾的方法，而這種方法遂表現為這樣的言論，譬如說這不復是以前的計劃啦，這是全然不同的計劃啦，這和原來的艾奇遜、巴魯樞、利倫紹爾計劃不同啦，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先生們，這完全是廢話，它與原來的計劃毫無不同之處。某些詞句由另一些詞句所代替了。要旨與本質依然如舊。原則依然如舊。基礎依然如舊。整個計劃依然和艾奇遜、巴魯樞和利倫紹爾三位先生發明它的時候措辭一樣。正和我們一再已經表明的，這個計劃與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國際管制的任務毫無共同之處。這個計劃是當美國在原子武器方面成為獨佔者而且指望保持這種獨佔若干年的時候提出來的。艾奇遜、巴魯樞、利倫紹爾計劃是從美國獨佔企業利益的觀點出發的，這就說明了所有它的特點，所有使這個計劃礙難被其他國家接受的荒謬之處。那些真正爭取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的國家尤其是礙難接受這個計劃了。

美國管制計劃主要的特點在於這個提案，即把所有原子的泉源，所有製造原子物資的企業以及一切有關的企業和科學的研究工作，在所有權的基礎上完全交由所謂國際管制機構處理。這個計劃祇把次要的、小規模的所謂「非危險性」原子能泉源與企業留給各國處理。但是，就連這些企業，也得完全附屬所謂國際管制機構。

然而，根據美國的關於國際管制的草案，危險企業和非危險企業的定義，原子物資危險

性質和非危險性質的定義完全由國際管制裁奪。原子能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中就曾直截了當地這樣說。

我們從這個報告書中看到，規定危險性活動和非危險性活動的標準將是時時變更的。必須顧及各種因素，而在不同的企業中，這些因素也將是不同的。因此之故，國際機構在規定什麼是危險的和什麼是非危險的時候，應該考慮到科學與工程學方面的進步。

所有這些措施，把各國的主權和它們的國家獨立都化為烏有了。所以，若干年來，我們注視英美集團對於國家主權原則進行廣泛的攻勢，這並不是偶然的，他們稱這種原則為墮落而且可恥到極點的「反動的思想」、「封建主義的殘餘」、「古老的偏見」！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國家主權對於攫取世界霸權乃是一個嚴重的障礙，而世界霸權與他國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及主權是不能並立的！所以，蘇聯對於這種褫奪和取消國家主權的行為進行抵抗，這也不是偶然的。

這裏出現了原子能使用方面的規定量和配給的問題——這又是一種新的破壞國家主權的行為，一種想推翻國家主權的新企圖。

原子能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中指出：國際管制機構除了管理的責任之外，還應負有通過並實施有關條約或公約中所包含的規定量、條款和原則的決定，以及有關生產、分配和貯藏原子核燃料與分配及應用處理原子核燃料的危險性的生產手段的責任。

由此可見，擁有原子能或是剝奪這種權利的權力，是完全交給所謂國際管制機構了。因此，美國計劃中所包含的關於各國可以擁有原子能的某種權利的一切保留條件都毫無意義了。將來一定可以看出來，這些保留條件的目的，完全在於掩飾以美國易於攫取全世界原子物資貯藏爲目的的美國計劃的真正本質，在於使它可能任意指導原子能的進一步發展，按照美國獨佔資本家的利益來支配這種發展。不用說，這種所謂國際管制的原則，是與國家主權不能相容的，它們完全取消了國家主權，使各個國家對於國民經濟，這真正國家主權的基礎的發展不能發生任何影響。

有人說：「爲了國際合作的最高利益，難道你們就不允許對國家主權有任何的損害，任何的限制，任何的輕視嗎？」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答覆過這種極端虛偽的而且輕率的異議，我在這裏也必須答覆這種異議，因爲這是國際法的基礎，每一種國際協定，不論它是根據什麼理由而締結的，往往意味着對一個國家的主權含有某種限制。

但是，你們把這個原則跟美國的所謂主權擁護者作爲一種國際性計劃顯示給我們看的原則比較一下吧。這裏根本談不到任何種類的主權。因爲，問題的要點並不是部份限制某種主權，而是全部取消這種主權。但是，在那樣的場合之下，那就不復有任何的國家，因爲各個國家必須執行而且能够執行它們自主的意志。

當整個國民經濟，每一國家主權的基礎，被夾在這樣堅牢的虎頭鉗中的時候，還有什麼

主權可言呢？如果沒有獨立的國家經濟，如果沒有一個國家的獨立經濟，那就不會有什麼國家主權。一個被剝奪了經濟獨立的國家，就不復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就是某一別人的意志的奴僕，因為主權意味着特定民族的，特定國家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和獨立的意志。

那末，讓我們的反對者最後了解，他們因為反對我們的主權觀念，稱它為陳舊的過時的反動封建思想，總而言之，否認這種主權，他們却犧牲了他們的主權，現在，我們在若干事例中看到了這一點。

馬歇爾計劃如果不是所有頸子上被套上這副經濟枷鎖的國家的主權向美國投降的話，它是什麼？但是，這是一個專門的問題，我也不想說起它，以免把我的報告拉得太長，在我們看來，主權就是主權。

你們可以接受這個計劃，但以後你們一定可以看到它對於你們各國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所產生的不幸的後果，而由於執行馬歇爾計劃，你們已經感到這種後果了。你們知道得很清楚，但你們不會，你們不能（至少你們之有很多人是如此——我了解你們而且同情你們）——你們不能公開地說，因為你們被美國獨佔資本家的金元網束縛住了，而且陷進去了。美國的計劃，爲了掩飾它要在原子能領域內取得世界霸權的真正目的起見，唱起國際主義的高調，奸雄煽動地用國際的情緒來和一般稱之爲封建主義殘餘和反動思想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權對立起來。美國、英國以及它們的朋友們，用盡一切方法把美國的計劃標榜爲一種國際秩

序的計劃，硬說它擁護「全體人類」的利益，反對將自己的福利置於「最高」的「共同福利」之上的個別國家的狹隘利益。

然而，所有這些關於思想與利益、關於全人類、關於某種「國際主義」等等的引用，沒有別的用意，不過是偽裝而已，企圖掩飾美國計劃的真正本質，這個計劃與這些高尚的東西當然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整個美國的所謂國際管制計劃祇服從一個主要的原則——確保美國獨佔企業在國際管制機構中享有最大限度的勢力，使這個機構成爲實現他們政策的工具，成爲達到他們擴張主義目的的工具，成爲美國取得世界霸權政策的工具！這裏根本談不到什麼「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一個偽裝起來的美國的機構。這也可以從這個機構的組織成份及其人員代表着什麼人這一點看出來。這個機構的大多數人員將是百分之百服從美國的代表們，將是毫無疑問對美國政策效忠的人們。我們每一天、每一小時從聯合國各機構的整個實際看出了這一點的證明。

至於談到國際管制的機構，這裏也沒有理由可以懷疑，美國的勢力將確保在同等程度上。何以見得，巴魯樞先生自己就坦白地承認過，國際機構的人員必須按照「資格毫無疑問的原則」並且「儘可能按照國際代表性的原則」來加以遴選。

巴魯樞的這句話，即遴選國際管制機構職員時須優先遴選「資格毫無疑問」的人，這句話就足夠使我們想到誰將真正當選。巴魯樞先生所說的「儘可能」遵照國際代表性的原則這

句話的絳外之音，也是頗具特徵的，而且是不言自明的。

照美國管制計劃所規定，國際管制機構的結構既如此，它的組織成份既如此，美國在這個機構中的作用和勢力既如此，那就根本談不到美國計劃那空談的「國際主義的精神」。這不是一個國際的機構，而是一個美國的機構。從它根據原子能委員會多數派所接受的艾奇遜、巴魯樞、利倫紹爾計劃實際上應該實現的目的的觀點來看，它也注定了是一個美國的機構。

(四) 美國計劃反對為和平目的發展原子能的生產

人們檢討原子能委員會的資料時，很吃驚的發現到，這些資料絲毫沒有注意到必須對國際安全的利益有所貢獻——首先憑藉禁止為戰爭目的使用原子能就能達成國際安全；而且很吃驚的發現到，原子能委員會中的多數派，對於為和平目的而發展原子能的生產一事，絲毫不感興趣。

把美國關於原子能的提案仔細研究一下，就使人發生這樣的感想，覺得這整個計劃追求一個目的——無論如何，總要阻撓別的國家，尤其是要阻撓蘇聯為和平目的而發展原子能的生產。首先，美國關於組織國際管制計劃的主要原則，規定倘若超過了非危險性的數量的生產，就要把一切原子原料和生產原子能的企業，都移交管制機構所有，這種主要原則不是已

表明了這一點了嗎？其次，關於留供個別國家自由使用的原則，規定了唯有獲得國際管制機構批准，在取得所謂許可證的條件下，才得讓個別國家自由處理「非危險性的」數量的原子物資和「非危險性」的企業，而要根據一項原則，即由國際管制機構確定每一個國家原子能生產的規定量，那是與禁止原子武器的任務毫無共同點的，另一方面，反而完全便於使那種爲了和平的經濟目的，發展原子能的生產一事受到了束縛，這種原則不是也已表明了這一點了嗎？最後，將原子企業加以所謂地理的——實質上，是軍事戰略的——分配的原則，絕對沒有照顧到每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利益和要求，這種原則不是更已表明了這一點了嗎？既然抱着這一種政策，同時也就抱定目的，要削弱其他國家的工業能力，因而也就削弱了她們的國防力量，這是無庸強調就可以明白的。

然而，在和平工業的發展方面，以及在一般的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面，原子能的意義是非常巨大的。蘇聯爲了和平的目的對原子能的需求也是非常巨大的，蘇聯在原子能生產方面的成就已是非常巨大的了。

在討論所謂規定量或配給量的問題時，應該考慮到這一層，所謂規定量或配給量，就是說，在原子能的生產方面，爲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定好了某種配給量，大概實施一種特殊的配給制，就像糧食缺乏的時候實施過的那種配給制，就像英國還存在着的那種配給制，例如食糖的配給之類。

爲了和平目的從事原子能的生產，竟也有人要規定配給量了，要實施這種配給制了。關於這一方面，人們不禁要回想起，早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美國物理學和化學方面的最大科學家之一，通用電氣公司科學研究實驗所主任，歐爾文·郎格謬耳教授會赴莫斯科出席蘇聯科學院大會，在他所發表的一篇專文中，檢討蘇聯動力發展的偉大前途，指出蘇聯在原子能的生產方面會超過美國。郎格謬耳教授並不是作了虛浮的言論。他曾列舉蘇聯方面在這種競爭中會佔有的許多優勢。在這些優勢中，他舉出了：使工業生產力迅速提高的，他認爲非常卓越的那種獎勵制度；沒有失業現象；沒有罷工；和純正的科學相結合，運用科學，並且對於科學抱着深刻的信念；存在着一種關於科學研究工作的計劃，大大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的計劃。

在這些條件之下，蘇維埃國家在採用原子能從事和平建設方面博得了重大成就，乃是當然的事情，蘇維埃國家對於爲了和平目的，使原子能的生產和採用達成最大限度的發展一事感到極濃厚的興趣，這也是當然的事情。

而在美國，這却是一件難事。從許多事實來判斷，美國工業界人士，以及一部分科學界人士，並不特別重視爲和平目的而發展原子能。正因爲那個緣故，這些人士迄今所表示的意見都不贊成發展原子能，工業界人士往往把原子能的發展甚至視爲不良的競爭者，這並不是什麼祕密。所有這一切事實表明了，在美國，對於這種新的能力的泉源比現存的能力的泉源

更不重視，他們認為現存的動力泉源，如煤炭、石油和水力已完全足够了，因為利用全國的煤炭、石油和水力資源，已產生了就每一人口而言頗為高度的動力產量，由於這一點，進一步提高這一種產量顯然似乎是多餘的。

布拉凱特教授寫道：「我們在事實上的確找到了明明白白的證據，證明了：美國公用事業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無論如何對於原子能的發展簡直毫無熱忱。」布拉凱特教授並且舉了一個例證：愛迪生電燈公司公會向參議委員會提出的證言表示意見說：「美國無論什麼時候總不會感受過現有的動力供應方面的缺乏。」並且進一步說：「全國煤炭和水力資源，在今後許多世紀中都是綽有餘裕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份「原子科學家彙刊」中發表的一篇專文，也是值得注意的，其中說：「如果蘇聯達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曙光就會開始普照蘇聯了，而美國的一些科學家們——並不是為煤炭業或石油業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為什麼竟已建議把原子核燃料的生產限制在這一種水平上，排除大規模的動力生產」（布拉凱特語）。

我們還可以引證哈佛大學法律學教授大衛·卡佛斯的話，他說：無論輿論界或政治家們，都毫不懷疑，在各國間達成了較大的互信與和諧的關係以前，如果禁用原子能，對於世界安全的事業會有多麼大的貢獻。

奧本海默教授認為：從現在起再過十年或二十年，就可以採用原子能以滿足具體的需

要，不過他又說：再過三五十年以後，才能顯著地增加世界上一般動力資源。

大家都知道：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給國會的報告書中，寫道：即使假定工程學獲得最順利的發展，即使從這種假定出發，委員會也看不出在比二十年後更早的時候怎麼能夠從原子核燃料中提取現在全世界所消費的一大部分的動力。

這類言論，毫無疑問的，已把美國對於爲了和平的目的而使用和發展原子能一事感到興趣的程度顯示出來了。

美國所謂國際管制計劃對於戰略方面的傾向，也足以說明爲什麼這種計劃不照顧到個別國家的經濟特徵和經濟發展的利益。

(五) 美國所謂國際管制計劃是軍事戰略計劃

從原子能委員會給安理會的第二種報告書中可以看出來，這個計劃規定了國際管制機構負有這樣的任務，要按照地理分佈的原則，來分配含有危險性的數量的原子核燃料的生產和其他便利工具，基本物質和燃料，目的在於不准某些國家可能憑藉取得她們本國領土內或附近領土上的現有的貯藏或便利工具，以取得軍事上的優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解決原子企業和相應的原子物資貯藏處所的地理分佈的這麼重要的任務時，是絕對不照顧到各國的經濟要求、需要和利益的。例如，從那份在某種程度上向

艾奇遜、巴魯樞、利倫紹爾計劃起草人投意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我是指芝加哥冶金實驗所所設立的，由詹姆士·法蘭克教授主持的，社會與政治後果研究委員會向美國陸軍提出的報告書。這份報告書是一九四五年六月間寫好，而發表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的『原子科學彙刊』中。

這份報告書有一章專論國際管制方法，報告書起草人指出：第一種方法，或許就是最簡單的方法，即實行原料配給，尤其是鈾礦砂的配給，爆裂性物質的生產，由分析同位原素的大企業中、或大鈾礦砂電抗器中，大量處理鈾礦砂着手。從各個不同地點的地下開發出來的大量礦砂，可以由國際管制局派駐該地的代理人管制，每一個國家僅可分得這樣的分量，不可能大規模分析可以分裂的同位原素。報告書起草人補充說：這一種限制是有缺點的，使人不可能爲了和平的目的而發展原子核的動力。

如果人們先看看一九四五年六月間法蘭克的報告書，再看看美國國務部一九四六年三月間發表的顧問委員會的報告書，然後再來看美國計劃本身，那麼，人們就很容易確信這兩種報告書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都不曾顧到一種事實，就是：一旦實現了這些原則，要爲和平目的而發展原子能就成爲不可能的事情，無論如何，總要受到極端妨害了。這種計劃的反動的實質就在這裏，這種計劃竭力要佈置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物，以阻撓科學的進步，阻撓技術的進步，阻撓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的進步，而損害了全人類的利益。而現在竟有人在這

兒拿這種計劃冒充某種「無上的幸福」，呼籲我們爲了它而犧牲國家主權。

這就是差不多所有一切關於管制原子能的美國提案所共有的特色。這一點，正如布拉凱特教授所指出：便是關於管制原子能的談判現在爲什麼陷於僵局的原因之一。

人們不能不注意到，在上面引用過的法蘭克教授的報告書中，指出了：實施有效的保障制度的主要條件之一，應該是這樣：計劃一旦實行起來，足以保障安全，而一旦失敗，或者發生國際糾紛時，像美國之類的國家，也應該相對地處於比任何其他國家較爲安全無慮的地位。

毫無疑問的，關於分期管制的原則，以及關於分配原子能的生產和規定的規定量的原則，也一定是爲這個目的服務的。這些原則，毫無疑問的，正是要爲美國保持住如法蘭克所說的比任何其他國家較爲安全無慮的地位。

就分期管制的原則而言，關於這一點已經說過許多，我覺得已經說過的話沒有再加以什麼補充的必要了。

我只要說一說：規定分期管制的計劃，是從這樣的前提提出發的，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中，美國在相當時期內，而且也許是長此下去，始終受不到國際管制。分期管制同時更是參加禁止原子武器和管制原子能的公約的各國關係方面不平等的一種表現。決不是偶然的，報告書中強調指出：國際管制機構第一步，而且是重要的一個步驟，應該在於核定現存的原

料，並且對它們加以管制。報告書中繼續說：對原料實行管制，將發生一種可以取得原料的問題，那是一個屬於政治性質和技術性質的問題。

同時，美國計劃却不以任何好處給與還不會通過這個最初階段的管制門檻的其他各國，作交換條件。誠然，報告書中說到了有獲得有價值的技術情報的可能性。但是，這個問題完全不會精密規定，因此並無實際意義。結果，美國計劃在實行的最初各階段，毫無疑問，不會使其他國家得到任何實在的好處的，唯有美國本國是例外。不但這樣，委員會隨時可以認定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還不會履行在實施管制計劃的第一個階段所應該履行的義務，因而可以決定不將計劃中規定的隨後各階段的管制付諸實施。毫無疑問，這也證明了美國計劃具有這麼主要的缺點：那是一種使美國感到方便的片面的管制，是其他國家完全不能接受的。

就規定量度的制度而言，依照美國計劃，確定規定量的時候，應該符合一般原則，就是一視同仁的各國資源，應該供全世界按照比例加以使用，這是值得注意的。

這一種原則既不照顧到各國的經濟利益，也不照顧到各國的一般國家利益和特徵。實際採用了這一種原則就會以人為的手段限制使用原子能的國民經濟的發展，對於全國生活，對於整個國家，對於人民的福利，不能不發生最不利的影响，這是不待言的。關於規定量的原則，是不能成立的，更因為這個原則跟聯合國組織當前的主要問題毫無關係，那主要問題就是關於禁止作為侵略武器的原子武器的問題，過去和現在，蘇聯和其他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

的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於禁止這種侵略武器。

要替爲和平目的而生產和利用原子能一事確定規定量的建議，不能不認爲就是一種手段，要轉移視線，使各國人民不要注意我們這個主要任務。

而正因爲這一點，蘇聯代表團不能贊同這項原則，因而也不能贊同這項原則在其中起着最大作用的美國的所謂國際管制的計劃。

，這便是美國的所謂國際管制的計劃。上面已經表明過，以確保美國獲得軍事戰略利益爲方針的這種計劃，是與禁止製造原子武器這樣重要的劃時代的任務毫無共同點的。關於這一方面，看了艾奇遜、布什、康南特、美洛諸先生和格羅夫斯將軍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致貝爾納斯的一封信，就毫無懷疑的餘地了，那封信中就是這麼說的：

「這個問題是關於對實物的權力的取得或轉讓。在這兒，計劃中也准予分期辦理，從原料的開採起頭，進而到工業的生產，然後再進一步管制爆裂性物質。

」仔細推敲關於這類計劃的詳細建議，那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並且需要具有極大的技術權限和人員。那當然要看高級政策的基本決定而定。這一種決定之一，便是關於在多麼長的時期內美國將繼續製造原子彈的問題。計劃中並不要求美國在關於這個計劃的建議實行之後，或在國際管制機構行使職權之後就停止這一類原子彈的製造。在計劃草案中的某種階段，這是必要的，但是，無論這個計劃，或我們提出這個計劃，都不應被人解釋爲意味着：

在一開頭的時候，或者到了一定的什麼時候，就應該這麼辦，或不應該這麼辦。無論在什麼時候作這種決定，都是與那種對美國的安全有影響的高級政策的考慮發生聯系的，而且必須由美國政府依據本國憲法程序，並且參照國際形勢的一切實況來作這種決定。」

(六) 美國計劃威脅國際安全

美國的所謂國際管制的計劃，規定了如違背國際機構定好了的關於原子能的生產和使用法的條例，就應受處分。美國的國際管制計劃，當然規定了要絕對服從這個機構定好了的關於原子能的生產、保存和使用法的條例。這種計劃也同樣的提到了應遵守規定量，如果違背，就視爲破壞國際管制機構規定的條款，那也應受相當的制裁。

原子問題方面的權威人士指出：原子能的大規模生產，從美國計劃的觀點來看，大概總要認爲是有危險性的，大概總要視爲違背管制條款。然而，在打破了一切標準和一切界限的，科學、工程學的最近成就和實際經驗的基礎上，具備了達成偉大進步的一切必要條件了的國家，會常常發生以比國際管制機構所預定的更大的規模，從事原子能生產的事。從美國計劃的觀點來看，這就是違背了管制條款，根據國際管制機構內多數派的決定，這樣的國家就被人指責爲惡意的妨礙該機構的活動，而立刻受到相應的懲罰了。

這一種假定，似乎是難於令人置信的罷；然而盡人皆知，蒲立特甚至把蘇聯擬將本國鋼

的產量增加到每年達六千萬噸的計劃，說成了是「蘇維埃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表現，要求對蘇聯施以相應的軍事壓力了，這是事實呀。因為這個緣故，就不好杜絕這樣的情事：如果在國際管制機構內，形成了這類滿立特份子的多數派，甚至就有像他這樣的人物存在，那時他們就一定要竭力利用這個機構作為一種工具，來制裁蘇維埃「帝國主義」了。

這是被人宣傳為「社會改良」方案的美國計劃的危險的一面，反對蘇聯提案的人硬說蘇聯的這些提案不能確保有效的管制，而因為只是造成了這一種管制的錯覺，所以更是危險的提案。這當然是惡意的杜撰。如果人們要說到危險的提案，那麼，這就應該正是指美國的所謂國際管制的計劃。

現在，不難看出：正是美國的所謂國際管制的計劃，是對和平事業真正危險的，那種計劃是以這一種態度擬訂的，要確保美國在國際管制機構中獲得溫順的多數派，正如我們早就已經看出的，要達成那種目的並不困難，爭取到這樣的多數派，以便完全可以憑藉這種多數派來取到全世界蘊藏的原子原料，處理這種原料的一切企業，以及一切有關企業，完全不受拘束地自由支配；以便能夠調整，必要時加以限制，或者索性全然阻止為和平目的而發展原子能的生產，藉口說，以這樣的規模生產原子能，是危險的，是危及世界和平的。

這一種陰險的計劃，是爲了可以欺騙輿論界而擬訂的，用那些偽和平主義者的詞令，提到「國際主義的精神」，提到全人類「無上的幸福」，「最高的利益」，來掩飾成爲這種計

劃的基調的侵略目的。

反對蘇聯提案的人，毫無顧忌的一味替美國計劃辯護，非常刻毒，把形形色色的最粗魯而曖昧的手段都使用了出來，這本來是理所當然的。

人們更不能不指出：美國計劃既要求不受拘束地自由檢查參加未來的所謂國際管制的每一個國家的任何一部分領土，特別是要使檢查局能夠去調查任何一個國家中的原子能原料的資源，這種計劃就使所謂國際管制機構能夠頗為詳盡的測繪每一個國家的明細地圖，能夠佈置密如蛛網的軍事間諜和工業間諜了。

「在目前世界形勢中，美國既掌有貯藏的原子彈，並且公然主張使用原子彈作為正常的戰爭工具，那麼，蘇聯軍事當局就很正當地認為，關於軍事和工業工廠，乃至新工業區的精確所在地的祕密，乃是頗有價值的軍事資產。」

布拉凱特教授表示了這些意見後，更摘錄舒爾曼所著「西方敗北」一書，引用德國陸軍元帥倫斯得特關於出征俄羅斯的經歷談：

「開始出擊以後不久，我就恍悟到，以前所寫的關於俄羅斯的一切圖書都是無聊的。發給我們的地圖全是錯誤的。在地圖上很精緻的、用紅色密密標誌出來的公路，原來是些小路，而地圖上畫的小路，却變成了頭等的公路了。」

「就連我們本來打算要使用的鐵路，也根本不存在。地圖上明明告訴我們，這個地區是

空無所有的，而我們到了這個地區，却突然碰見美國式的現代城市，有工廠建築和其餘一切，應有盡有。」

這種富有歷史意味的引證，是不言自明的。

這便是所謂國際管制計劃，有人把這種計劃說成了拯救人類的方案，武斷說滲透着「國際主義的精神」，武斷說志在確保全世界各國人民受到恩惠。而實際上，這決不是什麼國際的管制計劃。這是美國要以國際管制機構為幌子，成立一個美國超級托辣斯的計劃，存心要由美國獨佔資本家佔有並且控制全世界的原子能資源、生產原子能的一切企業、以及有關的各部門工業的企業。

(七) 禁止原子武器、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

自從這個計劃提出來的時候起，蘇聯就認為義不容辭地應該揭發這個計劃的實在內容，暴露正在準備着的對世界輿論界的騙術，這樣子來消除一種危險，就是有人要把爲了守護和平而成立的國際機構變成戰爭的工具。

當蘇聯還不會擁有原子武器的時候，蘇聯就已固守自己的立場，要求無條件的禁止原子武器，並且對於這種禁止辦法的貫徹加以嚴格的國際管制，

現在，當蘇聯已經擁有自由支配的原子武器的時候，蘇聯依然固守這同樣的立場。

關於加拿大和法國提交聯大審議的草案，應該略說幾句。這個草案直從原子能委員會根據艾奇遜——巴魯樞——利倫紹爾計劃而提出的報告書，只是加了一些非原則性的變更。第一委員會內的多數派所採納的加拿大和法國的草案，絕對不正確地指陳：在對原子能生產的發展實行管制以前，在對原子能生產的管理權依然在個別國家的掌握中的時候，人類必將繼續處於危險之中。這是錯誤的，因為蘇聯的提案規定要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和相應的國際檢查，這就足以排除這些危險。反過來說，正如我們早先已經指出過的，如果採納了美國的所謂國際管制的計劃，就不可能避免這一種危險了。

關於同一方面，關於法加草案另一節（第六十九節）不能接受的情況，也應該略說幾句，那一節要求所有各國政府，服從美國計劃所規定的那種方式的國際管制。

法加草案的又一節（第八節）也是不能接受的，那一節含有對國家主權的直接侵犯，而以世界安全與和平的利益為幌子。

應該注意：十一月十二日的法加草案第八節，已把這一節原來的條文修改過了，那原來的條文本來含有明目張胆的對各國的建議，要她們宣佈在關於管制原子能方面不行使他們的主權。由於若干國家代表團，首先是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方面，對這一節的條文加以批評和駁斥的結果，我們大家看得很清楚，有美國和英國站在背後的法加草案提案人，不得不退却，而提出了略為溫和些的條文。但是，這種條文並不會改變事情的實質，依然暗示要各國

放棄主權，凡珍視國家獨立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能贊同的。

此外，這個草案也不過是毫無意義的堆積了一些零碎的願望，徒然使這個草案更加不能接受。即使在這個草案接觸到禁止原子武器的問題時，那也是這麼毫無定見的提到一句罷了，其中談到這個問題的第二節，原來是沒有任何嚴正的意義的。法加草案不過表示願望儘可能設法禁止原子武器而已。但是，應該率直地禁止原子武器，應該率直地查禁原子武器。

蘇聯代表團提出自己的草案，指出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和十二月十四日的聯大決議案爲原子能委員會規定的任務，迄今還沒有一項獲得解決，這一方面應由美國和英國政府負全部責任，它們在原子能委員會中一貫地反對通過大家協議的關於禁止原子武器，以及關於對原子能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的決議，以防止爲戰爭的目的而利用原子能。

蘇聯的草案並且聲明：原子能委員會內常任委員國之間的協商，對於上述各項任務的解決不會有所貢獻，因爲在協商期間，美國和英國繼續替那些提案辯解，而那些提案在實質上違背了關於立刻禁止原子武器的任務，以及爲了防止爲戰爭目的利用原子能，而對原子能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的任務。

然而，蘇聯的草案認爲達成協議，並且順利實施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和十二月十四日的聯大決議案，是具有非常的重要性的，所以規定訓令原子能委員會恢復工作，立刻着手起草關於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約，以及關於管制原子能的公約，以便這兩種公約同時締結，同

時實施。

這一種草案，如果由聯大通過，就一定會成爲一種新的推動力，以便繼續努力，就禁止原子武器，以及對這種禁止辦法的貫徹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一節，達成了協議；這一種草案，如果由聯大通過，就一定會使原子能委員會的工作便於獲得成功，鼓勵原子能委員會克服工業方面的困難，使原子武器的禁止得以實現，因爲使用原子武器是違反各國人民的榮譽和良心的。

蘇聯代表團呼籲所有對於真正加強國際和平與安全表示關心的一切國家代表團，要求他們支持蘇聯的草案，蘇聯的草案是建議在這一方面爲了全人類的利益作更進一步的努力——禁止原子武器，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新華社廿七日訊）

А. Вышинский

Дв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а 4-т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斥新戰爭的準備

著者 維 辛 斯 基

發行者 姜 椿 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ПРОСНЕРОВО

(五二〇〇一)

北京分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二六九號

電話：一四〇二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南京分店：南京中山路三三六一八號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〇〇〇冊)

• 時代出版社刊行 •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盧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美 帝 擴 張 圖

時 代 社 編

爲 和 平 而 鬥 爭

時 代 社 編

★

美國外交家的秘密

美國 布卡爾著 移模譯

美 國 縱 橫 談

儒柯夫著 任 谷譯

★

3.183

3-7

